

東維子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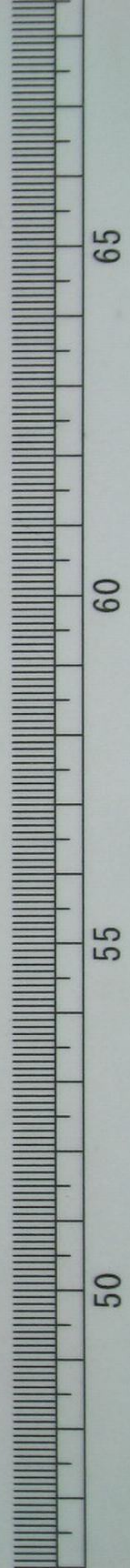
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23

2



文庫11
D/23
2

010190552948

08-12217

東維子文集卷之六

序

鹿皮子文集序

言有高而弗當義有奧而弗通若是者後世有傳焉無有也又况言麗而弗律義淫而無執者乎自孔氏後立言傳世者不知幾人焉其滅沒不傳卒於齊民共腐者亦不知幾人焉姑以唐人言之盧殷之文凡千餘篇李礎之詩凡八百篇樊紹述著樊子書六十卷雜詩文凡九百餘篇令皆安在哉非其文不傳也言麗義淫非傳世之器也自今觀之孔孟而下人樂傳其文者屈原荀况董仲舒司馬遷



48-12217

又其次王通韓愈歐陽脩周敦頤蘇洵文子達乎我朝姚
公燧虞公集吳公澄李公孝先凡此十數君子其言皆高
而當其義皆奧而通也虞李之次復有鹿皮子者為著書
凡二百餘卷予殆讀其詩曰李長吉之流也又讀其賦曰
劉禹錫之流也至讀其所著書而後知其可維李虞以達
乎歐韓王董以羽儀乎孔孟子蓋公生于盛時不習訓詁
文而抱道太山長谷之間其精神堅完足以立事其志慮
純一足以窮物其攷覽博大足以通乎典故而其超然所
得者又足以達乎鬼神天地之宜其文之所就可必行於
人為傳世之器無疑也予怪言龐而義活者往往家自摹
刻以傳布于世富者帖資以為而貴者又帖勢以為意將

與十一經歷代諸子史並行而無敵不知屈氏而決彼雖
欲不傳不得也必藉貴富以傳則貴富滅而文亦滅矣嗚
呼貴富者不足帖以傳而後知文予之果足以傳世也文
如鹿皮子而不傳吾不信也予以鹿皮子同鄉荆之東而
未獲識其人其子季特文集來且將其命曰序吾文者必
會稽楊維禎也於是乎序鹿皮子陳氏名樵字君采金華
人居固谷礪帝衣鹿皮自號鹿皮子云

留養愚文集序

括之士以時文名於今日者有林君則氏葉見山氏徐景
熹氏劉伯溫氏項子華氏以古學名者則有鄭息堂公洪
樂閑公葉壺谷公留萬石公時文古學使通能之則有不

工者矣留君睿養愚仍萬石公之從孫也過余姑蘇所次
出鉅冊一編視曰此書之雜著也先生號知文幸為睿評
而賜之序首焉予始讀吳傳誌各一首客來繼之夜張燈
繼讀之歲銘詩賦樂詞些語凡若干首皆聲毗法洽各適
其職明日又讀其時文所攻尚書義若干通又辭數義也
不謬夫古史氏傳心之旨為之大異曰古學與時文不通
能而何留君之通能乎予聞括為山州而留君所居山水
為尤怪小有曰龍曰鴈曰文曰錦曰九樓溪有曰好溪名
響石潭有曰神潭山川潤氣出為雨雲清明之英為日月
之華小秀于草木而大秀于人留君其大秀者歟不然括
士之不兼長者留君不克兼也雖然學古而後文古也文

之諧於古者必不諧於今韓子論時之文曰予大慚者人
以為大好留君有志于今文為進取計則不可以不慚者
為之矣以慚者為之則於古者不能不慚矣留君將何以
處此留君曰家寧以古不慚者病於今毋寧以不大慚於
今者病於古也遂書為序

聚桂文會序

秦漢之士無時文以其所陳說於上者皆近乎古而未有
立體製定格律以為去取如唐宋以來號為舉業者也韓
愈氏病之以為大慚者大好則時文不可以傳世也諗矣
我朝設科取士雖沿唐宋而其制則成周文則追古于唐
宋之上故科文往往有可傳者然有司大比之所選者又

不君師儒義試之所為取為優也何者大比之所選僅一日之長而義試之所取則寬以歲月之所得也大比開而作者或有遺珠之憾則主司之負諸生也義試開之作者或無擅場之乎則諸生之負主司也嘉禾濮君樂閑為聚桂文會於家塾東而之士以文卷赴其會者凡五百餘人所取三十人目魁名吳毅而下其文皆足以壽諸梓而傳於世也予與豫章李君一初實主評裁而葛君歲之鮑君仲孚又相討論於其後故登諸選列者物論公之士譽榮之即其今日之所選者莫盛于江浙而江浙之盛饒信為稱首者鄉評里校之會歲不乏絕也今饒信之盛移於嘉禾嘉禾之賢守長實為集賢公類務古文而崇化文士

有名世者作不惟斯文增重而嘉禾之文風義俗從而振焉則文會之作固有補於司政者不少也斯文錢梓濮君又來一言以敘首於是乎書

曹士宏文集後序

余生晚不及識廬陵曹先生及來錢唐獲親與劉志善書書言劉光伯杜子美諸人之學不聞道王氏陸氏之學為無用之空談獨有志於述禮樂徵文獻余已異其為人恨不得與之共世同里間接其言議也未幾其子希顏以南陵遺藁來則知先生抱有用之才不見於世而見者惟此耳吁編簡寥脫曾無幾矣詩凡若干篇文僅二十有九首皆津津焉善言世故綜之以往史而宿之以聖賢之理非

代之學者謬悠無邊畔蕪澁險怪以為辭者之所可及也
觀其翁考揚之讓議則范史不無使鴻子歎之悖李庚伯
之孝紀則郭人對亦不無忍薄之愧議之近於情而依理
雖古之人懼焉況今之繆悠為學而蕪恠為文者邪先生
之學之才如此而世不材其人利其道豈不媿當代君子
乎予求生其人於今之所接者不能為愧蓋益甚矣蓋子
以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尚論其世也謹為之
編次及正其脫訛而且志其尾以寄余高反之心云

王希賜文集序

干將之器利可刺鍾然其利之司於人者有當不當焉君
子以禦寇利也盜持以殺人亦利也文章大利器也而妄

庸者輕用之世無時分寸利而危至於殺人吁可不慎諸
故司文者不以輕屬妄庸夏夏乎難其人者誠以利器之
雄偉不常而有推陷廓清之功者也目今求其人於六籍
而下斤斤鄭一人楚一人燕一人而漢三人唐二人通宋
三人周程今姚牧虞邵而次未以數斷白之數人之文實
代之利器而利之當於人者也皆雄偉不當而有推陷廓
清之功者也今之妄庸者蔓衍草積動自哆大曰吾文鄒
楚而降之文也當有傳也布於今與後不必越五年十年
其蔓衍草積者已與冀上同腐傳何有乎括蒼王康氏為
文凡若干篇遭兵火而失者過半今拾遺彙及續為文又
若干篇為文子讀書二十年而始敢為文蓋者則器之本其

為人碌碌有奇節又有利器之操者也知其利器不無用於世不無用於世則其傳於人與妄庸者異也必矣書以序之

再序

我朝文章肇變為劉楊再變為姚元三變為虞歐揭宋而後文為全盛以氣運言則全盛之時也盛極則亦衰之始自天歷末文章漸趨萎靡不失於蒐獵破碎則淪於剽盜滅裂能卓然自信不流於俗者幾希矣吾嘗以近代律今之文僅得與曾鞏蘇轍王安石李清臣陳無已之流相追逐相已而中衰也已不得步武於陸游劉克莊三洪矧葉適陳傅良戴溪乎不得步武於葉適戴溪陳傅良矧晁張

秦黃乎不得步武於是張秦黃矧二蘇歐陽乎時則舉子之伎與矣不惟代無作者而鑑識衡定為之先者無其人也不亦以矣吁吾於此求天篤於自信不為流俗所移者東浙之士斤四三人曰王廉氏其一也其為文不諧于人人則以鑑識衡定者屬於吾吾每為之起異論其追古作者則西京而上秦與楚也楚之駘也春秋之國語也班固崔駰而下弗論也若是者其時於一己之獨不以一代之氣運盛衰為高下者也豈不偉歟吾使魏生鎮錄其追於古者而告諸學古之反云

楊文舉文集序

文章非一人技也大而緣乎世運之隆污次而關乎家德

之醇疵當世運之隆文從而隆家德之醇文從而醇士以
文學為能事幸而生乎昭運之代又幸而出乎明德之家
若吾宗又舉者非其人也乎文學通微先生之嗣也先生
領臺榭主文淵閣時予實列同孝聽先生言議凜然為起
立知先生之學出道江張氏張氏之學出紫陽朱子故其
為議論文章不一於正不出也二十年來先生之宰樹共
矣幸先生有後如文舉獲見予吳門次舍示所著碑銘敘
誌箴頌論贊凡若干卷累日讀之喜其識職而各毗千律
理警而其言沛如也子自居吳門閱今之名能文者無慮
數十家類未有及文舉者則知文舉之得其本於家而又
本乎氣運之盛於國家者非庸衆人之所同也昭昭矣

抑吾臨文有感也先生入翰苑不兩月輒謝病歸高文大
冊不一二見諸史院而文舉之文亦多遜乃下邑之所撰
錄朱及銷張乎帝幾也嗟文舉之文豈遽盡於是編也哉
夫蘭臺芸館文章之居編摩述作文章之職也居其居而
書夫言職者或有美觀有得其職而不居其居者吾不信
也文舉尚以吾言俟之皇元一經業且作矣文舉尚以吾
言勉之至正戊子十二月序

春秋左氏傳類編序

三傳有功於聖經者首推左氏以其所載先經而始事後
經以終義聖人之經斷也左氏之傳案也欲觀經之所斷
必求傳之所紀事之本末而後是非褒貶白也然者經者

欲於寸卷之際會其事之本末不無編閱之厭於是類編者欲出焉鉅鹿魏生德剛初授春秋經學於應君之邸應君殆又執經於吾吾於三傳有所考索必出焉是實其暇日以左氏所記本末不相貫者每一事各為始終其類編之名曰春秋左氏傳類編者鐸排虞卿輩各作左氏鈔撮其言蓋約言之編耳未知求經統要也生之是編豈鈔撮可以較小大故予舍其用工之勤俾繕寫成帙傳於同門之士生且求言以為序予於春秋諸家有定是之錄凡十有二卷未敢傳於世也蓋經有不待傳而明者因傳而蔽者學者通其明祛其蔽而後聖人之經如日月之杲杲焉故揚者雖三家大儒言之亦點也生尚以予言有以定

是於傳家則經之如日月者不患不明矣生勉之哉是為序至正十四年秋七月朔序

曹元博左氏本末序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故作春秋傳以為聖經之按後之傳左氏者有鐸枚嘗作鈔撮八卷虞卿作鈔撮九卷是又有切於左氏者也惜其文無傳矣至漢張蒼賈誼復傳左氏河間王進於武帝至成帝時劉歆校祕書而好之始立左氏春秋和帝時遂立其學而左傳大著又其後晉杜預復表章之而傳有注釋夫左氏為聖門弟子又身為國史墓記本末考索惟精其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大抵有以原始而要終也後之言經者舍左氏無以為之統

緒故止齋陳氏謂著其所不書以見經之所書者皆在氏之功此章指之所由也雲間曹元博氏復按經以證傳索傳以合經為左氏敘事本末若予與類之精訂之書以傳學者之觀覽其用心亦勤矣論者以左氏作傳為仲尼忠臣杜征南作注為左氏順臣非忠臣今元博序其本末抑為左民順臣乎忠乎蓋左氏之失工於言而拙於理好以成敗論人妖祥計事往往博過於註元博既序其本傳復能權衡其是非合乎筆削之大義是人愛而知其惡謂為立明之忠臣也豈不偉哉元博尚以吾言勉諸

春秋百問序

六經皆有疑而莫疑於春秋疑而不決而欲得筆削之微

者蓋寡矣此春秋之經有百問也予家藏是書凡六卷嘗授之無錫孟生季；成成又傳之於華亭曾君繼善之子元朴朴以其傳之不廣也特鐫諸梓而徵予為序是書也夫其有辭久不知為何人所著或以為萬孝先生又不知為何時人觀其設為問答者往往與予補正之意合實有以釋是經筆削之疑予今孟生勿秘所授而未及板行于世今曹君父子能推所秘於人不遂吾之初心而賢於漢儒之私論衡於一己者乎雖然道學是講者謂說書不故慮學者不求諸心而惟口耳之是資夫百問之書探聖意之微而欲決之諸儒未決之論非見之卓思之精者能之乎謂資口耳之辨不可也學者於春秋苟讀而未有疑疑

而未求釋于心而遽觀是書之廣傳也為病則國存乎其
人為

春秋定是錄序

柳子曰春秋如日月不可贊也然則高自立論者皆誕也
歐陽子曰春秋如日月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
不得見然則將以制肯而怯蔽則亦不能不暇於詞也經
不待傳而明者十七八因傳而蔽者十五六明日者快其
蔽而通其明則其如日月者杲杲矣余怪三家既有蔽焉
而諸子又於其蔽者析宗而植黨爭肉是非不異訟喋使
求經者必由傳而求傳者又必緣諸子是非紛紛莫適所
從經之杲杲者晦矣世之君子既殆於求經復於諸子求

異其說是添訟於紛爭之中惡物蔽自而又自投以匿者
也維橫自幼習春秋不敢建一新論以立名氏謹會諸儒
之說而輒自去取之為定是錄說協於經雖科舉小生之
義在所不遺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吁予又
何人敢以一人之見舉奪千載之是非何僭自甚亦從其
杲杲者決之焉且後之君子倘以錄猶未是改而正諸豈
敢諱乎

褚氏家譜序

褚氏之系出自微子宋共公子段食采於褚號曰褚師因
氏焉其在衛有褚師子申定子者蓋其族之仕於衛者也
漢元成間有褚先生大以行顯嘗補司馬遷史記六朝以

宋褚陶褚襄皆以文學名生唐褚亮博學才敏預瀛洲學士之選其子遂良為碩命大臣遂良田河南徙錢唐其子孫所居號褚家塘後有徙居舊城者亦以褚姓其巷今聚族烏程之朱塢即自舊城來也其祖為世道墓在朱塢後洪冢舍曰光遠菴云世超生世隆生大理評事琳琳生省幹溶溶生宋□即提幹大同大同生宋迪功郎淮安縣丞士登士登之子長宣教郎友龍次仲龍友龍無子以仲龍之子將仕郎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天祐為嗣焉天祐三子長錫珪善州教授次錫琦次錫瑜蒙古學正善州四子嗣良嗣英嗣俊嗣賢錫琦無子以嗣英為其後自士登前凡十世皆以詩書起家由科舉入仕者代不乏人宋

王故居遭兵燹子孫亡其實錄嘉言善行不復可考矣嗣英於族叔祖桂岩公所訪得家譜令其子桂繕寫為冊成乞于序予謂君子之澤褚氏之澤已踰十世而其來者尚未艾也桂之為伯仲者凡六人皆從碩師習舉子業里以衣冠之族稱焉歲大比鄉大夫錄以充賦者褚氏子孫居多吾卜褚氏祖之積者厚而嗣英之培其積者益至吾見褚氏之來者益衍而大以五世之澤論君子者又豈可以律于褚氏之澤哉褚氏子孫尚以予言勉之

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

錢唐為宋行都男女痛峭尚嫵媚號籠袖驕民當思陵上大皇號孝宗奉太皇壽一時御前應制多女流也若恭待

召為沈姑姑演史為張氏宋氏陳氏說紐為陸妙慧妙靜
小說為史惠英隊戲為李瑞娘影戲為王潤卿皆申一時
慧點之選也兩宮游幸聚景正津內園各以藝呈天顏喜
動則賞賚無算此太平朝野極盛之際今當壯力鳴鏑語
時故家遺老或與退瑤時墟談先朝故事未嘗不興感隕
淚也至正丙午春二月于蕩舟族春過濯渡一妹淡粧素
服貌嫻雅呼長年藤屨欵粧而前稱朱氏名桂英家在錢
唐世為衣冠舊族善記稗官小說演史於三國五季因延
致舟中為予說道君良嶽及秦太師事座客傾耳竚知其
腹笥有文史無烟花脂粉于奇之曰使英過思陵太平之
朝如張史陳陸史輩談通典故入登禁壺豈久居瓦市間
於桂英亦云

即曰忠曰孝貫穿經史於相人廣中亦可以敦勵薄俗財
吾徒號儒文夫者為不如已古稱盧文進女為女學士予
於桂英亦云

東維子文集卷之七

會稽鐵屋楊維禎廉夫著

序

吳復詩錄序

古風人之詩類出於閭夫鄙隸非盡公卿大夫士之作也而傳之後世有非今公卿大夫士之所可及則何也古者人有士君子之行其學之成也尚已故其出言如山出雲水出花草木之出華實也後之人執筆呻吟模朱擬白以為詩尚為有詩也哉故摹倣愈偏而去古愈遠吾觀後之撫倣為詩而為世道感也遠矣聞嘗求詩於摹倣之外而未見其何人富易吳復見心持詩來讀其古什凡若干

有決非摹倣而成者知學有古風人之旨矣吁使復遠而有位為 朝廷道盛德製雅頌復之作不為右公卿大夫士之作乎吁又使人人如復不以摹倣為詩古詩不復作者吾其無望於後乎復益勉之以徵吾言焉可也

趙氏詩錄序

評詩之品無異人品也人有面目骨體有情性神氣詩之醜好高下亦然風雅而降為騷而降為十九首十九首而降為陶杜為二李其情性不整神氣不羣故其骨骼不庫面目不鄙嘻此詩之品在後無尚也下是為齊梁為晚唐季宋其面目日鄙骨骼日庫其情性神氣可知也嘻學詩於晚唐季宋之後而欲上下陶杜二李以薄乎騷雅亦落

落乎其難哉然詩之情性神氣古今無間也得古之情性神氣則古之詩在也然而面目未識而得其骨骼妄矣骨骼未得而謂得其情性妄矣情性未得而謂得其神氣益妄矣吾友宋玉無逸送其鄉人趙璋之詩來曰璋詩有志于古非錮於代之積習而弗變者也是敢吾于先生求一言自信余既誦宋言而覆其詩如桃源月蝕頗能力拔于晚唐季宋者它日進不止其於二李杜陶庶亦識其面目識其面目之久庶乎情性神氣者併得之璋父勉乎哉母曰吾詩止於是而已也至正丁亥九月望在姑蘇錦秀坊寫

李仲虞詩序

刪後求詩者尚家數家數之大無止乎杜宗杜者要隨其人之資所得爾資之拙者又隨其師之所傳得之爾詩得於師固不若得於資之為優也詩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則人有各詩也得於師者其得為吾自家之詩哉天台李仲虞執詩為誓見于姑蘇城南且云學詩于獮先生丁仲容氏明旦則復謁出詩一編求予言以序子夜讀其詩知其法得于少陵矣如五言有云湛露仙盤白朝陽虎殿紅詔起西河上柱隨斗柄東西北干戈定東南杼軸空置諸少陵集中俾未能辨也蓋仲虞純明為茂博極文而多識當朝典故雖在布衣憂君憂國之識時見于詠歌之次其資甚似杜者故其為詩不似之者或寡矣吾求丁

公之詩似杜者或未之過則知仲虞之詩到乎家數者不得于其師而得于其資也論矣雖然觀杜者不唯見其律而有見其騷者為不唯見其騷而有見其雅者為不唯見其騷與雅也而有見其史者焉此杜詩之全也仲虞資近杜矣尚于其全者求其備云至正戊子九月丙辰序

張北山和陶集序

詩得于言言得於志人各有志有言以為詩非迹人以得之者也東坡和淵明詩非假詩于淵明也其解有合于淵明者故和其詩不知詩之為淵明為東坡也浩翁曰淵明二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固不同氣味乃相似蓋知東坡之詩可比淵明矣天台張北山著和陶集若干卷藏于

家其孫師聖出其親手澤求余言以傳世蓋北山宋人也宋革當天朝收用而士趨者淵倒微書至北山北山獨悶悶弗起自稱東海大布衣終其身嗜正士之鄭其有似義熙處士者歟故其見諸和陶蓋必有合者觀其胸中不合乎淵明者寡矣步韵倚聲謂之迹人以得詩吾不信也雖然世之和陶者不止北山也又豈人人北山哉吾嘗評陶謝愛山之樂同也而有不同者何也康樂代山開道入數百人自始寧至臨海啟啟焉不得一日以休得一於山者猶矣五柳先生斷轅不出一朝於蘿落聞見之而悠然若莫逆也其得於山者神矣故五柳之詠南山可學也而於南山之得之神不可學也不可學則其得於山者亦

康樂之役於山者而已耳吾于知陶而不陶者亦云至正八年夏五月六日

剡船詩序

或問詩可學乎曰詩不可以學為也詩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詩也上而言之雅詩情純風詩情雜下而言之屈詩情騷陶詩情靖李詩情逸杜詩情厚詩之狀未有不依情而出也雖然不可學詩之所出者不可以無學也聲和平中正必由於情情和平中正或失於性則學問之功得矣或曰三百篇有出于正夫正婦之口而豈為盡知學乎曰正婦無學也而遊於先生之澤者學之至也發於言辭止於禮義與一時公卿大夫君子之言同錄於聖人

也非無本也我元之詩虞為宗趙范楊馬陳揭副之繼者
疊出而未止吾求之東南永嘉李孝光錢唐張天雨天台
丁復項炯毗陵吳恭倪瓚蓋亦有本者也近復得永嘉張
天英鄭東姑蘇陳諱郭翼而吳興得郅韶也韶詩情麗而
溫重無窮愁險苦之態蓋其強力于學未止深其本之所
出極其作之所詣蓋得騷之聲雅之情則雅之聲矣又
豈直在元詩一人之數迨逐李張丁項輩而止乎韶勉之
而已其成帙者若不下卷

兩湖作者序

曩余在京師時與同年黃子肅俞原明張志道論閩浙新
詩子肅數閱詩人凡若干輩而深詆余兩湖無詩余噴曰

言何誕也詩出情性豈閩有情性浙皆木石肺腑乎余後
歸浙思雲子肅之言之寬聞一名能詩者未嘗不窮候其
門探其精工往往未能深起人意閱十有餘年董董得七
家其一永嘉李孝光季和其一天台項炯可立其一東易
陳樵君采其一元鎮其二老釋氏曰白曲張伯雨雲門思
斷江也昔王劉二子能重河朔矧七家者不足以重兩浙
乎惜不令子肅見之嘗論詩與文一技而詩之工為尤難
不專其業不造其家冀傳于世妄也蓋仲容季和故乎六
朝而歸準老杜可立有李騎鯨之氣而君采得元和鬼仙
之變元鎮軒輊二陳而造乎晉淡斷江衣鉢乎老谷白曲
風格夙宗大庾而痛釐去纖艷不逞之習七人作備見諸

體已若干竹日曰兩制作者集非徒務厭子肅之言實以
見大雅在制方作而未已也若其作者繼起而未已也又
豈足七人而止哉

衛子剛詩錄序

余人滋見世家子弟凡十數人能去裘馬之習以文墨為
事者蓋寡矣城西衛子剛蓋山齋別駕公之孫也首贅詩
見余既而復出故聚齋詩稿一編讀其古詩如秋夜曲白
等語其排律如九山讌集五言律如江水深深碧梨花淡
淡明九農勞春柳三泖正風波七言律如亞夫舊是將軍
子賈誼初傳太傅官玉人嬌列錦步障銀筆醉諷金縷衣
醉吹銀笛五老酒闌拾瑤州三神山其絕句如消寒圖一

首音節與象皆造盛唐有餘地非詩門之類主者不能至
也昔人論詩詩窮苦之詞易工雕愉之詞難好子剛之二
不得於窮苦而得於雕愉可以知其才之高出等輩不得
以休戚之情限也子剛之年未踰壯而其詞之工已如此
使復益之以春秋才愈老茂而詞愈高古又豈止今日所
觀而已哉至正九年夏四月廿有九日序

玉山草堂雅集序

崑山顧仲瑛袁其所嘗與游者往還唱和及雜賦之詩悉
錄諸梓編帙既成求余一言以引諸首余來吳見吳之大
姓家友於人者往往市道耳勢要耳聲色貨利耳不好聲
利而好雜流者寡矣矧好儒流乎不好儒流而好書數者

寡矣矧好文墨章句為不朽之事乎仲瑛者好既異於彼
故其取反亦異其首四支於余也築亭曰其亭以尊余之
所學也設榻曰其榻以殊余之所止也余何脩而得此哉
蓋仲瑛之慕義好賢將以示始於余示始於余而海內之
士有賢於余者至矣故其取反日益衆計文墨所聚日益
多此草堂雅集之出於家而布於外也集自余而次凡五
十餘家詩凡七百餘首其工拙淺深自有定品觀者有不
待余之評裁也其或護短憑愚持以多上人者仲瑛自家
權度又輒能是非而去取之此次其有可觀者為攬之者
無論其人之貴賤稱宿友老釋之異門總其條貫若金石
之相宜也鹽梅之相濟也蓋必有得於雅集者矣得于雅

集則亦有得其為人者焉仲瑛讀書之室曰玉山草堂故
集以之名其自著有玉山英彙玉山樂府行于時云至正
九年夏五月十有二日

郭義仲詩集序

詩興聲又始而邪正本諸情皇世之辭無所述問見于帝
世而備於三百篇變于楚辭騷漢樂歌再變于琴操五七
言大變于聲律馴至宋唐季末而其弊極矣君子於詩可
觀世變者類此古之詩人類有道故發諸詠歌其聲和以
平其思深以長不幸為故臣逐子出婦寡妻之辭哀怨感
傷而變風變雅作矣后之詩人一有嬰拂或飢寒之迫疾
病之楚一切無聊之窘則必大號疾呼肆其情而後止聞

有不然則其人必有大過人者而世變莫之能移者也子
在錢唐閱詩人之作無慮數日家有曰古騷辭者曰古樂
府者曰古琴操者談何易習其讀獨其果得為古風人
之詩乎不也客有語予詩之學則曰有三百篇楚辭騷漢
樂歌之辭生年過五十不敢出一語仰未唐季宋語懼其
非詩也以此自矜而又以之訓人人且覆誅我則有未嘗
不悲今世之無詩也幸而合吾之論者斤斤四三人焉曰
蜀郡虞公集永嘉季公先東陽陳公樵其人也竊繼其緒
餘者亦斤斤得四三人焉曰天台項炯姑胥陳謙永嘉鄭
東崑山郭翼也翼蚤歲失怙中年失子家貧其慮病宜其
言之大號疾呼有不能自遏者而予每見其所作則皆悠

然有思澹然有旨興寄高遠而意趣深長讀之使人俯然
自得且斐然自失而於君君親臣子之大義或時有發焉
未嘗不嘆其天資有大過人者而不為世變之所移也予
在崑江時翼持所作詩來謁序今年學子殷今又扶其編
采抗中前請于是乎書翼字義仲東郭生其自號也至正
十一年十二月廿有二日

雲間紀游詩序

詩有為紀行而作者子曰有北風其涼而雪其滂惠而好
我攜手同行此民之行役遭惟亂世相攜而去之作也秦
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々此大夫行
役過故都宮室彷徨而不忍去之作也後世大夫士紀之

什則亦妨乎是幸而出乎太平無事之時則為登山臨水
尋奇拾勝之詩不幸而出于四方多事豺虎縱橫之時則
為傷今思古險阻艱難之作北風黍離代不乏已錢唐莫
君景行自壯年棄仕泊然為林下人然好游而工詩不已
雲間有遊所歷名山巨川前賢之宮隱士之廬名勝軒亭
之所一一紀之以詩蓋非北風黍離之時則非北風黍離
之詩固依灼時之治亂以為情之慘舒者也莫君此集好
事者且傳為尋奇拾勝之作較梓以行莫君何幸也集凡
若干首來謁予序予方被命為錢唐閩今日有官勞無隙
晷及文墨日以海隅失太平者三四年方將有丈夫行役
之艱而不能如景行之從容瀟歌於山水之樂也因觀是

集感慨係之至正十四年秋八月十有四日書為序

全信詩集序

言工而弗當於理義室而弗達於辭若是者後世有傳焉
無也又况言麗而弗律義淫而弗軌者乎自三百篇後人
傳之者凡幾何人屈賈蘇李司馬揚雄尚矣其次為曹劉
阮謝陶韋李杜之迭日名家大抵言出而精無麗而弗律
也義據而定無溢而弗軌也下此為唐人之律宋人樂章
禪林提唱無鄉牛杜丁徂之課詩之敵極矣全華金信氏
從余遊於松陵澤中談經斷史於古歌詩尤工首誦余古
樂府三百輒能游泳吾辭以深 古風人之大義又自賀
曰吾入門峻矣大矣吾詩降而下吾不信也一日便為吾

詩評曰或議錢雅句律本屈柳天問某曰非也屬比之法
實協乎春秋先生之詩春秋之詩歟詩之春秋歟余為之
善而曰信可興言詩已於是絕筆於近體所為詩有春草
軒所編如古琴操趙壁詢荆卿篇博浪椎日支王頭飲器
歌其氣充其情激其詞鬱以諧吁信之詩有法矣此豈一
朝一夕之致耶其素所蓄積蓋至今二十有餘年矣今
天子制禮作樂使行天下采風謠人國史東州未有應之
者吾將以信似之

蕉園律選序

詩至律詩家之一厄也東坡嘗舉杜少陵白曰五更鼓角
聲悲壯三峽星河動影搖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辭

仙桃是後寂寥無聞吾亦有云露布朝馳玉關塞徒書夜
報甘泉宮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執戟萬竈煙為近之耳
余嘗奇其識而題其論然猶以為未也余在泚凡詩家來
請詩法無休日騷選外談律者十九余每就律舉崔顥黃
鶴少陵夜歸等篇先作其氣而後論其格也崔杜之作雖
律而有不為律縛者惜不與老坡泰講之上海蕉園生釋
安者集有元名能詩家自虞馬而下律之唐者凡三百餘
首收成命曰蕉園律選攜以索舍引梓行海均以警詔既
融忘滯之音選中多有雄渾合坡舉似者第軼出崔杜上
頭者未見一二編未過取余故律硯硬排纂者凡十餘蓋
安學詩於吾門亦有日矣是宜所取雅合余所講者是集

行則皇朝風雅之選于賦者君子有所不遺

梧溪詩集序

世稱老杜為詩史以其所著備見時事予謂老杜非直紀
事史也有春秋之法也其旨直而婉其辭隱而見如東臺
湫陳陶花門杜鵑東狩石壕花柳前後出塞等作是也故
知杜詩者春秋之詩也豈徒史也哉雖然老杜豈有志於
春秋者詩亡然後春秋作聖人傳其時有不容已者杜亦
然梧溪集者江陰王逢氏遭喪亂之所作也予讀其詩博
家難測國難採摭貞操訪求死節網羅俗語與民語如帖
木侯張武畧張孝子賢夫人趙氏女兩山紀事月之初生
天門行竹笠黃官柳場無家燕諸篇皆為他日國史起本

亦杜史之流歟違本山澤之士其澹泊閒靜是其本狀而
有春秋屬比之教故予亦云春秋之詩也採詩之官苟未
廢也則梧溪之春秋得以私目託也不然何其屬比于冊
者班班乎其無諱若是也訂其格裁則有風流俊采豪蕩
跌宕不讓青介成武之夫者兼人之長亦頗似杜吁代之
勒故殘餘欲傳於世稱為作人而違詩不傳者不信也至
正十九年冬十一月初吉序

齊叢序

詩之厚者不忘本也先民情性之正異乎今之詩人曰某
體六朝體杜夔州孟襄易李西崑也安識所謂推本其自
者哉高唐盧昇氏三盧相家莊惠公之孫也十三善為詩

嘗從河東張生遊南來又相從余于分唐杖履間集其所
自為詩一編曰齊葉齋蓋其所出故以名示不忘其本賤
為故鄉邀若隔世昇尚能對余畫地為山川及條其舊俗
繼志可終宜其詩之特也乎原今觀其詩多協古詩人比
興風采色澤類揖遜乎先生之世鄉大夫周行也此豈今
人喜一男子談漢魏六朝夢州襄陽西崑者耶吾是以器
而重之今聞虛瑩之寂退吾將約昇循海而南跡師尚父
所封之履登泰山日觀歷數山河之舊河西善謳者吾無
聞將以尋小白君臣之霸烈而滅滅之貴風尚在述為制
作當唱予而和汝

孫氏瑞蓮詩馬序

泚之東曰黃浦浦之東曰橫溪溪之止孫善之家為家有
園池之勝至正七年五月朔日池上出瑞蓮一茄而雙花
遠近聞者爭觀曰蓮之層曰瑞菡萏雙而茄獨者亦曰瑞
既而善之會賓友燕池上皆舉酒為善之賀觴餘冬賦詩
凡若干首哀而成焉因予及許君如心來乞序余謂凡天
地間物產之異若人不以為怪必以為瑞然怪非自怪因
人而怪瑞非自瑞亦因人而瑞人有怪之微物雖瑞而瑞
猶怪人有瑞之微物雖怪而怪猶瑞芝中產于商顏之隱
瑞也見于元封虛耗之君覆怪矣嘉禾產于若和之時瑞
也見于赤烏槍櫟之年覆怪矣吾聞善之累世家風孝友
善之又個儻有奇節慕義而強仁瑞蓮之產非其邁種德

之驗乎德有瑞驗花有瑞符謂蓮非孫氏乎瑞乎吾不信也善之益芸而學益種而德天之生祥下瑞為孫氏顯章殆未艾也嘻蓮無一茄而雙花間有則人稱以為瑞物人無累葉而不分間有則人不以為瑞人乎唐史曰天瑞五色雲人瑞鄭八表此瑞人說也善之勉焉而有以膺此稱也夫

詩史宗要序

詩之教尚矣虞廷載賡君臣之道合五子有作兄弟之義章關雖首夫婦之匹小弁全父子之思詩之教也遂擬于鄉人來于國史而被諸歌樂所以養人必厚天倫移風易俗之具實在于是後世風變而騷騷變而漢流雖云遠而

原尚根于是也魏晉而下其教遂熄矣求詩者類求端序于聲病之末而本諸三綱遠之五常者遂棄弗尋國史所資又何采焉及李唐之盛士以詩命世者始百數家尚有襲六代之敝者唯老杜氏慨然起攬千載既墜之緒陳古諷今言詩者宗為一代詩史下洗哇媿上薄風雅使海內靡然沒知有百篇之首議論杜氏之功者謂不在騷人之下噫此世末學咸知誦少陵之詩矣而弗求其旨義之所從出則又徇末失本與六代之弊同余為大息者有年龍江殷生謁余錢唐次舍初出手編目曰詩史宗要觀其編什首君臣終朋友一根極於倫理表端分節顯要正訛或有宗趨炳然而日星列沛然而江漢注挈焉而鏡張洞焉

而鑄啓千百五篇之大旨博而約之于一帙之中其忠君
孝友之至情賜鳩鶴鷄之餘韻使習其讀者油然而有感
哀得此非覺病懷灑然若能言吾之所欲言者後學小子
操最嘉量以廣品諸作又何駭雅之弗近而聲詩之教不
還於古哉生重以序請遂書其卷首如此生名惟肖字起
巖汝南人嘗從游於余與海內名士李先張公天雨段公
天祐為忘年詩友云至正十三年九月十日在分塘之五
柳園亭寫

曹氏雪齋弦歌集序

女子誦書屬文者史稱東漢曹大家氏近代易安淑真之
流宣徽詞翰一詩一簡類有動於人然出于小聽挾慧尚

於氣質之陋而亦適乎情性之正比大家氏之才之行足
以師表六宮一時文學而光父兄者不得並議矣予居錢
唐聞女士有曹雪齋氏以才諧稱於人嘗特所著詩文若
干篇介為其師者上公其見自陳幼獲晉于酸齋貫公恣
齋班公而猶未及見先生也幸先生賜一言以自勵今年
予在吳興復偕乳母氏訪予洞庭太湖之上為予歌詩鼓
琴以寫山川荒落之悲引闌睇朝雉琴操以和白雪之章
予然論雪齋氏之善人倫風操述作又其餘爾吁大家氏
之後不為猶有人乎予聞詩三百篇或出于婦人女子之
作其詞皆可被於弦歌聖筆雖而為經律諸後世老於文
學者有所不及其得以礎之女人棄之乎若雪齋氏之述

作也本之以天質者而達之以學發之於咏而協之以聲
律使生于三百篇之時有不為賢聿之所錄者乎故上下
刪取其所作能追古詩人之風興其琴調善發貞人壯士
之趣者為曹氏弦歌集他日太史氏或有採焉截其過而
適之中約其偏而合之正則王道之事畢矣豈直大家氏
之後猶為有人之慶哉至正五年十一月序

富春八景詩序

富春自嚴子陵耕釣後至今一草一木與客里俱高予觀
烏龍金華諸山如奔猊渴驥夾江而下與越之千巖萬壑
吳之龍飛鳳舞者會而同盡于海其中朝津夕一往一來
耀人耳目者又天下之奇觀山川鍾秀間世而起者孫中

謀之梅孤江左葉中書入相本朝他如名臣韻士仙蹤梵
蹟不可一二殫紀昔柳之愚溪僻在荒服而見來柳子荒
之赤壁鞠為鞠場而見賦波公遂皆有以表見於世富春
品題獨未表見于若人豈造物者之有待于後人乎至正
乙未余游富春與其邑人馮正卿及子韓魏二三子相與
品題時八景先是吾里人張世昌有其六詠其詞未傳要
之比興體製非徒求工於景物兼欲道其人物名節之盛
必有待乎能言之士使後日如李翰林之嘆出類于黃鶴
樓閣都督之奇王勃于洪都府則富春山水富興愚溪赤
壁感柳蘇之過者同一德色品題之奇其可苟也哉余唱
詩八首二三子者和之而予序之如此

鐵雅先生柳律序附

先生嘗謂律詩不古不作可也其在錢唐時為諸生請律體始作二十首多奇對其起興如杜少陵用事如李商隱江湖陋體為之一變然於律中又時作放體此乃得於類然天縱不如有四聲八病之拘其可啟悟如垂龍震席排海炎激萬飛立辟易無地觀者當以神逸悟之不當以難強險泥律之也句曲張伯雨嘗曰無老錢力者便墮落虛為後大蟲且故今衰此物體凡若干首先生見之且全某評之如何太極生頌首曰真色脫塗抹天巧謝雕鏤太初生曰徒有排山力工無剪水痕安曰先生柳律自是水犀硬弩未屠鉄槌人見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然其中自有

翁張妙法此先生柳律體也先生擊凡嘗之以為二三子知言併錄為序釋安謹序

東維子文集卷之八

維禎廉夫著

序

送鄒生奕會試京師序

漢儒明經貴不倍其師說能不倍其師說者上召用之高
 下其材為博士郎大夫郎刺史馴至九卿丞相御史者不
 少也吾是以知漢士之近古也其為術也有師宗其為行
 也有操尚未始以經術自進為售利祿之具也去古日遠
 則下之干進者以經術而上亦以是設科而取之然今日
 得之明日棄之矣視前日之所業者不啻象龍芻狗物也
 尚欲責其不倍師說於終身而不棄者可得乎吳郡鄒奕



弘道其大父為士表吾之友也士表樂善好客教子孫尤切切不重千金賈遠延碩師居其家此表所以經之明而材之達也今年秋江浙鄉試以詩經充赴有司者凡七百人中式者僅十人而已而表又為其魁蓋其得於祖父師之講明有素者可知已將如京師以余為大父執行也拜而乞言故余為陳漢士之近古者望之況今天子既復科以取士又且掄選經術之老者侍講筵進士之有經術者固將以次召用如漢之九卿丞相御史者不難也表之得於祖父師之講明其可一日而忘去乎表勉之大父不及見矣吳時果於無負所學也豈惟慰望於其師實慰汝祖於地下也至正丁亥冬十一月初言序

送彥彥粟遊京師序

孔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知古人君子未嘗不遊也而世之遊者漫矣志無以自信曾曾焉行四方以萬一乎詭其所過取盈而以復蓄其身以累其人往是也若乃君子之遊延陵君子之不幸生於東徼也志不有其國而獨志於上國之遊以歷見夫華產之人物先帝華之道風善政以廣其耳目之陋意氣之隘約而反之於中有合不合斯遊之不可已也嘉定彥彥粟生於延陵君子之鄉曩嘗勇不自禁出吳閩歷毗陵句曲折而上金陵遂絕大江而北涉洙泗以翱翔乎闕里過涿野以踰厲燕趙之俗而遂達乎京師以觀天子之光京師窮貴人有奇其才挽置

於宿衛而彥粟徑決去不暫留是其志不在區、利達而
所存者大矣今有不憚數千里行役如曩時過吳門別舍
曰余行李如京不能與子久處已余壯其遊不難而其志
又不苟也知其遊似昔君子上國之遊而非代之漫馬而
詭其所過者類也他日歸復見子吳門聽子之言議覘子
之心胸有以驚異予者而後知子之遊不可以已者如是
顧吾在吳栖其困滯如退羽之鴻不能以尺尺奮飛於子
之行也其不投袂而起乎

謝生君舉北上序

上饒謝生鈞從余遊者十年通春秋五傳學其才日茂不
已自幼博行孝睦人無間言往嘗以行藝書于臺正連試

有司弄售不一咎有司而咎其學未至也蓋進脩弗勸今
年秋來別余曰鈞辱先生教而未有任路以行先生學也
辱在泥塗鈞恥之先生恥之幸吾鄉應奉張公有以挾鈞
京國之行誣造請先生幸先生賜一言以警鈞余為之喟
然曰才與於無先行哀於寡壘此古今之士之通患也士
負才行有不幸老死于三家之村半室之邑者不數矣往
往思借友青雲之士幸而奮焉尺長斗滿皆得以神所有
而況於才之茂行之卓者乎生往哉吾聞張公大相府之
賓卿也相府以好賢聞天下張公以薦言相府生患才之
不慧行之不卓耳不患無其先與其黨者矣吾見張公之
不以嫌而避賢也吾見生之賢不以次而進也傳曰大夫

將昌以其得士張公以之又曰庶人將昌以其將子謝氏
父以之又曰緣因鍼入不因鍼急女因媒成不因媒貞生
以之

送吳子照遊閩序

雲間吳生照將遊閩以四明成彥誠之書來乞序其行其
言生年少負邁往之氣加以博學好古慕先生之奇文章
如慕太史公蓋將歷覽形勝結交豪傑予以開豁其心胸
發舒其意氣或者有所資以成其才也乞先生一言申其志
余謂古百越地在禹貢揚州之域物之貢聞天下而人才
之出未多見豈山川磅礴之氣未發泄歟抑王者德化之
所未覃也漢以來封疆之郡縣之尊以詩書禮樂之澤然

後人才輩出與中州文章道義之士等至我朝涵養外徵
如折內士之權高科躋顯任者磊磊相望官於其地者非
以冒險戡犯瘴癘為難其山川足以豁心目人才足以就
生有師之往也登覽或過隱君奇士有相識者或未識
而已相知者詢及於余即啓行囊出於鐵笛傳及史鍼絕
辨凡若干言必有以奇我者奇生矣他日歸吳尚有以徵
張先生南歸序

湖士多無恒經治亦往之不顯有一年輒火或半年纔更
而竊中科以故士之經愈不顯且又視經師之利不利為
嚮站意學經將已明道也豈計利不利哉以科利而學經
則科一利而經復棄矣終亦必亡而已矣嘉禾張生汝霖

獨於經治有專習曩余在錢唐時首以父命來受春秋五
傳學更鄉舉者三而藝未競生不以啓有司而替經術之
未至蓋恒志力所習經有加無已坐誦行思恒若無誨者
故又負笈不遠水陸尋余九山之澤以終其業焉非其學
經志於明道而不計科之利不利者歟吾義其不畔吾門
又奇其性之有恒而志之必有成也嘉禾之野其得道其
人也哉吁春秋主斷之書志成者及之也明其道不計其
功者又春秋之教也若生之志蓋已得春秋之斷而其道
已得春秋之教矣他日推之任也天下之治孰禦為彼習
經以利科一利而經復棄終亦必亡而已者又何議為

送韓奕遊吳興序

同里生韓奕從余受詩春秋學行日增才日茂其為文如
雲興鳥企未見其止也今年從予呂氏塾輒思汗漫為神
京遊余止之復有請曰奕從先生學幸知經史行墨然聞
先生奇氣多發於東西洞庭大小二雷七十二弁之峰今
將訪先生舊遊魚龍虎豹風煙林壑之奇過以擴所見而
終所業焉幸先生賜一言以警教奕也余嘉其志曰人之
學猶海也水沿河溯以昇至于海不止海集衆流而后為
百谷王也學其可以不自滿哉洞庭之西有蔣氏義門劉
范世家在焉異穀鳳麟皆從余游者也皆好學不窺而知
學之不可以小滿也又嘗不遠數百里尋余泖之鄉而卒
業焉奕往哉與之洞庭上讀書然後繇洞庭而浮大江度

洪河上北嶽以盡天下之大觀吐而為書以獻萬言于
明天子也蓋發軔乎此行已矣勉哉至正十年三月三日序

送齊易岩序

太極理也一陰一陽生為教之所出也尸物如天地而不
能逃乎十二萬九千六百之紀而況於萬物乎周與秦合
不能逃乎五百一十六之數伯而王又不逃乎十七之記
而況於一身乎聖人作易前數之用於著龜神矣然未聞
一語一畫為之兆也兆於一語一畫之微而提乎著龜之
著數之用益神矣此先天之學在學為梓慎鄭為裨竈齊
為國甘公漢為陸京晉為管郭唐為袁彙宋為邵子元為
傅氏初菴、之宗為齊氏易岩也易岩之言曰初菴之傳

得之建昌廖學海學海得之於蜀杜可大可大得之於王
天悅天悅實受之邵子也天悅之學幾絕莫其書玉枕中
蜀寇發塚出祕書可大賄盜之人不能傳而學海以直言
得罪配軍籍漢陽道過可大可大已知其姓名曰吾數當
傳子為偕見郡將出軍籍館詣道官為弟子國初有問于
世皇世皇將召之學海業已語其女曰我若干日死：若
千日朝廷命來我已死且索我書我書嘗傳者傅氏立名
人也真人在某所某自來異日官極品汝賴之官且賜田
若干頃矣已而果然初菴之沒三年而易岩始生初菴垂
死謂其徒曰汝曹口耳之學徒得吾膚淑吾書而得吾髓
者其齊氏某乎易岩生四歲知讀易長於河洛七緯太乙

九宮之數及星算高下嘯風觀霆之術固不洞究故於初
春之學峻躋峯極非一持儔輩可幾也予嘗異天人之學
父子不相授也其授於人者亦有數焉則其觀於物者可
知已易岩之觀天者吾不識之其觀物者吾見其於一語
一畫得知者衆矣雖然予於易岩有聞矣道之難傳甚於
數也竟以是傳之舜者舜以是傳之禹以是傳之湯以
以是傳之文武周公而及於孔子孟軻孟軻死不得其傳
焉嘻道之傳者其亦有數乎無數乎軻之後其可無傳已
乎易岩曰道之傳天也亦人也是陰陽太極之說也易岩
去余而之京師也請書以為序

送何生序

何生伯翰氏其先西夏人也祖息簡禮嘗錄僧事于杭因
家焉父益隣質班早喪翰生五歲依舅氏舅氏因以母姓
姓之母素賢通文史既寡以節自擔教翰有法日出就外
傳夜歸課其業年十六歲受經於予通春秋五傳毛氏詩
尤長於易遭時喪亂士以弓刀之習易鉛槧翰獨負郭闢
圃奉菽水于母暇則退處小室理故書收緝予平生遺落
文章遂補往吳復所編于古樂府集行于時人稱其學談
識廣復不能過之今年夏文閣復開翰就試先三月靈鶴
巢其書舍亦見其扶梁啟離戶占者知其為中雋之兆而
不知其學有素也將會試春官同門友為賦詩供張西門
之外求予為敘遂為書其世出行藝之槩于卷首云

送李志學還吳序

太尉府僚友官以百數惟右轄李公推魯少文可以屬大事
參左右轄官者亦以百數惟軍諮李君雍容諷議可以贊
大功故占東諸侯之後事者亦不於其兵強弱焉壯敵
而以其恭謹懷府者得人與不得人也今之所謂閭里豪
乘時而奮類鳩於安鄙於肉食嗚呼菜傭而欲倚之以集
事亦誤乎必其雄才卓識負王伯器可以登公輔之器者
然後可與成大事立大功若今李君者殆其人矣乎吾聞
河間多禮法士而李君者殆其人矣乎吾聞河間多禮法
士而李君者夙抱其節承教詔於賢母如嚴師傅當我馬
猶夏時節即慨然有平河洛志而況太尉府諳知已乎雖

然南虞之拔兗以進將以固吾壘也未足為吾憂怨又無
故而退無以乘吾間也未足為吾喜君歸太尉府太尉問
君固虛實狀吾攻守利害何如君必有以對必有御我
要略為太尉規者慎勿為閭里豪鴟而鄙者談也至正乙
亥夏六月壬申序

送劉生入闕序

古公卿等絕卑賤其與國事必有取於卑賤之士士之奇
特鯁正亦願奮之以所有上下至於交相得而後事可圖
已漢叔孫通有兩往不能取項籍有韓生齊王信有蒯生
不能用鮑生為蕭何取陸賈為陳平取王生為釋之取吳
公之取賈生田延年之取尹翁歸恭勝之取雋不疑之

六君子負守將之尊執臣之貴而未嘗挾以自尊貴必有
取於大人者以其奇特鯁正可與圖事者也今公卿不取
士久矣吾始於貢公見之公以戶部尚書入閣天子益以
理財贍兵者責焉四方士待公行者幾何人而錢唐劉生
獨以過人之才及其骨鯁風裁為公所知公取生惟恐失
之生亦愿答以其所有惟恐不逮吾見貢公之出遊方王
事確乎其有成算恢乎其有成功也已夫子陸諸生不失
其所失而六君子之道益先生思合於貢公而益先於貢
公者其不得自行台陸諸生子哉生嘗以殘才被肅政使
丑的公之薦授按官不就今樂知於貢公而起也其以合
知已較然不自欺也詒矣杭人能詩者歌之君信其人序

之生名中字庸道世山東人

送王公入吳序

王者人才得於鄉三物之所取是也戰國人才得於客四
豪之所養是也兩漢人才得於薦公卿之相推轂是也唐
人才得於科瓌傑以自試是也士之興至於唐宋之科其
去王道也遠矣今取士不免於科軍興來科亦廢不幸又
不得於薦則得於客耳三吳之會為今淮吳府也客之所
聚者幾七千人吾求客於戰國得孔伋焉孟軻焉荀况魯
連焉毛遂焉驪焉牛畜焉忻徐越焉而秦儀輩妾婦爾不
足以客進也淮也吳之客七千異於妾婦者幾人有所謂
越乎忻乎畜乎驪乎遂乎速乎連况乎連况不可况軻乎伋乎

哉或曰淮吳有王明氏者澄不清撓不濁有俞賢氏者言
倫行中構有用仁氏者廉範乎靡俗治幾乎猶更有陳敬
氏者細言骨鯁風裁古也有姜儀氏者人倫域否冰鑿美
也淮吳之客何方於戰國哉縉雲王生時以儒科廢於古
文學有年將挾之以入吳別予於杭湖上求一言以行予
方疑論淮吳之客而生又將客焉任哉吾將卜淮吳之客
於生也諗有五人者五人引其類以進生不為今遂驪其
為畜忻越矣苟妾婦也其歸矣哉

吳氏歸本序

錢唐吳觀善字思賢自杭之滋謁東維先生曰善之外高
祖徐防禦氏在宋為小兒醫贊璿曰范防禦氏范無子又

贊宗四門教授吳氏子從明字公亮承其家而嗣其業南
渡後自汴徙家杭之東青門從明生德誠提領平江醫學
德誠生仁榮杭州路醫學錄仁榮生四子長即觀善也善
通經史學不顯工岐黃氏之書嘗讀文正范公傳公幼隨
母適朱而未嘗一日敢忘其本生卒復范姓君子反本之
道也善隨外甥氏宗于范今將反本於吳禮也已作堂先
廬之東名以歸本乃先生大手筆一志庶吳氏子姓有以
知水木本源之義也吾悼秦法子壯則出贅世襲以為風
父道不正遂不子其子而子其壻致宗祀不明氏族亡辨
有司詔氏者又不以釐而正之至使一門皆著戶籍其壞
倫紀也甚矣善能反本於徐范二宗之外而亟歸正於吳

非讀書達禮為正之思子能至是虜三此錄史筆之故吾
樂與之文使代之不肖子姓陷秦風之痼弊者有所做也夫

送于師尹游京序

士有學周孔之藝者不幸不存于有司而其志不甘與齊
氏共研稼則思自致于京師不幸其藝又不偶始不免資
小道于王侯以冀萬一之遇者十恒八九若皇風之古丈
千之步色鑑骨摩以及擊巫妖祝驅丁沒甲丹沙黃白水
火之術凡可以射人隱瞞人惑一詭所遇者無不屑為焉
而其近儒道為貴官徵御心敬而身禮者則無出於岐黃
氏之伎也蓋岐黃氏之伎司人死生命而百家眾伎之莫
能尚也高曰樊妄道者且曰上醫醫國吾嘗在京師視岐

黃氏之流封閤笈中藏雍侍女從百金馬王侯庭中或出
入禁掖無所顧忌小則要金千資大則要暴位顯要不以
一旦踈賤為嫌也嘻若是者豈吾道之左使然耶都公卿
不樂於正薦士之所致耶先王曰讀至此不一
三嘆非知言已天台于師
尹與其兄舜道嘗從余游舜道以經學中進士第而師尹
適不得志于有司今不遠萬里遊京師來焉予言以別予
曰師尹懷才藝不韜于時何分於中外彼此哉師尹曰儒
伎不利吾旁狹者岐黃氏之伎也不韜於此將有韜於彼
乎予悲其藝成而未利而杜其志之必有成也於是乎序

送沈均父序

予友漕使拙齊公為予談太未有奇士曰沈平氏字均父

自號自量宋少師某之七葉孫也其為人斬：有風操人有過而折之疾厚屠民如冀蛆明經試有司非售即焚棄舉子伎以岐黃術自隱至正中境有桀民弄兵者守將莫孰何君起率鄰邦大使合卷甲用剗垣搃戎令禽之若狐兔盡夷其穴巢一邑賴以安又龍邑令翟某者貪吝與豪斷民相根株翻斷其民無屬饜君件其狀走部刺史白之翟與根株連生徒實邊人稱快佗墨吏見君曰此白衣言事生也吾聞而異其人無幾何君游淞相見視其貌若狂若在而中精悍無敵質所行為不誣宿留九山月餘別去淞人士能詩者歌以餞之而以首屬余：以士有匹夫而任人倫世教之重一言一動切於救時如負祿位者謂非

毅然豪杰之士不可如魯冲連郭林宗石組疎其人足已世降以還士氣不作代果無若人乎吾於均又見士氣之猶古也嘻世有任人之言責往：為瘖蟬伏馬而吐不平者乃在中澤之士世道不幸亦世道之幸歟後之求均父者於吾文有徵其得以詭托者信為扁倉流乎是為序

東維子文集卷之九

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序

送周處士還山序

余讀魯莊公之春秋未嘗不義魯劇之為人也劇非魯之
在位大夫也又非魯之時人鉅室也公將與齊戰在位者
亡言而劇出見公開說戰論劇豈懷利以要君遺名以奸
世乎魯為齊弱誠不忍其君將或北而其宗社之或俱也
噫使魯在位君子皆如劇之憂為其君深謀而遠計魯有
不霸乎長勺勝齊之後劇遂為大夫矣君子賀魯之有劇
又賀劇之言如於魯非要君以奸世者也南州處士周靖

氏當紅賊陷吳興上戰守之策於統兵主將：題其言而未用參相楊公舉其人以為可以置之樞機之地薦章數上處士又拂衣而去夫處士豈有要於君奸於時者耶參相之力舉處士也亦豈有私於處士耶將用劇於長勺之後也處士不受薦辟至拂衣去則有信其非盜名懷利也論也處士道過杭北門出所陳策見于予喜其言已達於時之君子也言之利不利不在已而在返諸故山處士將不得班於曹子乎一命之榮不足為處士賀子將賀其言有效於時之君子曹子之效於魯也於是乎書

送鄭處士序

朝廷選用文武吏於大小無位無以稱選則下詔丘園慮

有傲世而去者求之如弗及獅山處士鄭子美氏隱居山中四十年言者聞

朝廷用：起之中使詣門勸駕

者至耳而處士起就道所與游者自吳詢而下若干人咸為歌詩以送之又屬會稽楊某為之敘某辭不獲則將有詰於鄭子者嘻今之舉逸人非太平文典已國家夫太平五六年更日不遑支民日不聊生也始急俊傑於在位之外鄭子挾何術往嘻淮之右江之左寇之挺褐者不狹矣子能帶劍挺鉞出入戎馬轉鬪數千里使兵不知疲而敵不知禦乎日未能也寇無君主阻山負海各據要害以稱孤長子能單騎其所談笑而道之使即投戈倒幟復為良黔首乎日未能也哀：生齒溢死鋒鏑復死征歛子能吊

死存疾徠流亡安反側使復有更生之地乎曰未能也未
能子與今在位更羣為廢物縣官責名將不利處士鄭子
栗然起曰贈吾言者蓋頌未有如先生稱詞之危也幸先
生有以教我於是舉酒申之以祝詞曰安危成敗料如
著功過實罰信名時主弗貳臣：弗欺誰以獨照孽不匹
駝小人退号君子以大來叶填九鼎暨四離狂流橫濱号
仍東之持國是号臣所職知臣不職号神聽之詞畢鄭子
再拜酌酒酌較而行曰所不知規者有如較

送王熙易客南湖序

軍興任者并田中出多由外便宜版授版授者不時祿食
則陽：而去矣其人也進無祿仕退又或失其生產生事

賄：焉不獲置其身於有所雖賤夫賈販富人相幹屑為
又甚牙枝權貴之貴依憑根穴以持郡縣短長武斷臚制
而後可以格一員及一家之養吁此士下：之為也去盜
寧幾哉高等者無祿則歸歛爾晦無以歸卧山蹈海為魯
連子為夷齊子爾有甚本獲已挾技為門下客而技亦傳
者之技也不然去買幹而下又幾哉東州王子熙易有任
才而無所於任為貧而起則將有版授之者又以虛役無
廩食之及則去而挾其技為宛陵南湖之客南湖蓋今禮
部貢公之所家也南湖給告歸休業又上觀王子之行出
其招而往也顧未知王子孰所技往何出王子曰噫吾技
父師教吾以聖賢之技也將使貢公相 天子不欲食於

農不資兵於盜不以物佔賸楮價於天下之民而已矣舍此求吾去賈幹而下者無幾吾為魯連子而已耳夷齊子而已耳余偉其言與其執技遂欽以列且為告南湖曰南湖不舉客則已舉客當自王子始

太師印譜序

予嘗悼字有六書故戴侗而四目之文始鑿矣章不鑿者存韻之十五為字凡百四十為篆籀本又不幸為分韻所鑿字有初八者矣如鑄鏡鑿錐龜入鐘鼎河漸泮又續入國經隱語諸書四日氏之法至此誠一厄矣齊郡太史子玄氏傳古如子產識字如子雲嘗續注爰歷埤雅是編則漢魏晉唐官私印文也摹印在八體之一則是編去古

為近然吾觀漢文多簡古雖篆亦與隸等無枝脚之蔓及觀唐文宋文皆有衍出於繆者豈漢之文去古尚近而唐宋去之日遠日繆耶抑漢士識字者多而唐宋識字者少耶吾於子玄問之子玄曰馬援武村也上書言伏波印文之說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則先生云漢傳識字者多信矣雖然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孔子之書僅大而巳而四文秘入蓋又漢人益以方篆之體假聖文以欺後人耳予於漢人不能無憾而於唐宋又何貴焉遂錄以為太史印譜序

函山序

東易有蔣君子者家在東書水函峴山之間家之西又闢

地理泉石華竹曰沱曰谷曰屏曰洞曰亭壇臺園其凡十有四所總而命之曰鹵山別墅君時。與太夫人者燕游其中或與東閣西里仕而歸者飲酒賦詩以樂其樂也其攬物為詩凡若干首自金華先生而次和其詩者又凡若干首好事者遂圖其墅哀其詩而求一言於會稽楊子場子曰嘻嘗品人地於西山吾有其論鹵山有薇食周餓夫而餓夫之時立獨行師表百代者實無負於鹵山周以降山出爽氣以納乎頌人之抱世以王馬曹杜頌當之然馬曹者不得為餓夫之清而徒清於譚焉亦事不料理高視鹵山曾無裨於典午氏宋社之廢西山負馬曹馬曹負鹵山耶蔣君子者有任才而不仕蓋幸生承平之世與餓隱

時異不敢詭恣於食薇顧行其素於西山耕穀墾絲足以養吾之身華草月露足以養吾之心職於孝者以事親職於義者以奉賓視鹵山之為晴為雨為霏為爽皆吾之四時朝暮披吾聲歌者一草一木咸有德色是又君子之素不心強同於杜頌者之云嘻持吾論以品人地以鹵山若蔣君子者鹵山何負於君子君子何負於鹵山乎予未識君子絲金華先生識之未游其墅絲先生之詩若游之於是乎敘

送如一翁歸西江草堂序

西江錢如一翁自冠年二五字詩及七言大章嘗以詩經義領鄉薦而不償于祿任人咸稱其詩以杜其平生艱

寔寔阨亦近似之草堂錢塘即西江也如一應辟藩閫者二十餘年仰給升斗孔子廟草堂亦荒矣少陵避亂于廊轉秦州流落劍南蜀亂逃梓州再歸成都而草堂在浣花里者屢破矣其破也有三錄事王司馬輩為之脩起至宋呂相鎮成都又為作草堂故址繪先生象於中菊數嘗冠亂今亂定獲歸錢唐第未知草堂不為風雨所破則為戎馬所蹂躪果無恙不吾聞今浙垣大一辨章朱公方偃武事延致舊德碩儒俎豆於雅歌壺天間太平有象於此乎見車騎虛在或過翁草堂問風雨無恙即有恙不有脩起於錄事司馬者其不為弱重構如成都呂相乎果爾相國之尊賢為不誣矣吾於如一之行卜之

風月福人序

白樂天晚年歸休洛中娛老者琴歌酒賦有鄧國韋楚元劉為唱和友蠻素容滿為樂酒具又有晉公為雅道主優游庶境十有餘年身不陶甘露禍輒自謂福人然其詩有病與樂天相伴在春隨樊子一時歸則其懷抱猶有惡者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峰三泖閒殆且二十年優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五張^白周^易錢^復為唱和友桃葉柳枝瓊花翠羽為歌飲伎第池臺花月主者之晉公耳然東諸侯如李越州張吳興韓松江鍾海鹽聲伎高譙余未嘗不居其右席則池臺主者未嘗之也風日好時駕春水宅^{先上赴}吳越間好事者招致效音人水仙船故事蕩漾湖光鳥翠

望之者嗜錢龍仙伯顧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零有小
海主質余為江山風月福人且貌余老像以八字：之又
賦詩其上曰一十四考中書今二百六字太師銜伯顏太
先師此句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擔、天年直至九
十九 先生祖楊備子享好景長如三月三 病過喪亂不言遇
憂不憂過病不是春也改自號椿春道人章一其所居小
亂曾中四耐長高日春不老有嬉春小樂章一百篇小
小蠻休比似桃根桃葉尚宜男 先生八十精力不衰精
和之云紅兜羅巾白纒衫金鑿致任得頭銜家無樣滿誰
從破世有鐵枷人自擔黃白未嘗傳八八 與顏真卿龍蛇
莫用辨三三人間黃閣在平地付與西京委一男 全不為
若韻愈險句愈奇也

送朱生希蒲溪投徒序

余讀漆園叟論士有六好大好繫於已亦係於時余丁時
變且老矣無能為矣不能擬於朝廷士尊至強國者則亦
願脩仁義為乎世救誨者之歸若刻意尚行高論忽誅為
尤如鮑焦介推由屠狄之仇決佛為已吾門朱生希與余
固羅喪亂而得安於所好者負書劍來別曰某得七寶翟
氏為西席主庶幾以學于先生者施于人敢求一言以為
別吁希以仁義為脩處亂世而得為平世之士遂其願於
吾願之未能者非吾道之幸歟希往哉蓋慎厥脩無効苟
論臨厥元

送韓諤還會稽序

安陽韓氏自宋魏公至今凡十世散處北南者代有賢子
孫如誇者其一也誇不時以世家稱於人尤以好古博雅
稱以清脩敏學稱其燕處之室曰讀易齋云入其室者不
問可知其為文獻故家子姓也迺隱居西湖之上與伯雨
張公為師友學益進行益脩重為之喜而畏焉雖視鄉之
出而仕者離親戚棄墳墓將以榮身及家也不知他變日
可畏名一桂隱書者如桂鼻籍錮而禁可也故而竄可也
奔質而擊而族可也思一返其故鄉非其君哀其老而憫
德而瀕於死乞與仕告則法亡得而去也今君道尊於身
心泰於世進退自如駕一葉舟絕江如東也歸拜其鄉之
父兄師友塗迎問候獲見風采者如見神仙吁其得個而

秉之乎放而逐之乎奔質而擊而族而僇之乎於其歸也
其不獲而慕之乎抑吾聞鄉之黎老人民非者已過半而
城郭亦非其舊矣君於風露之夕馭鶴於小蓬閣上賦海
嶠之詩得無有回聲而應過城頭話甲子詔時人以學仙
而去者為我志之書者為何人夢道士而飛鳴者又為何
人老鄉客場某在田拳之寄：巢書

贈榔工王輔序

嘉定王輔世業七子技輔自幼機警聰記強識能誦余古
歌行百十首介其鄉閭翁先生拜余草玄閣下自陳曰輔
恭周左轄公贈以榔耕二大字人遂以榔耕道人呼輔敢
乞大人先作一言以發之先生笑曰子以鐫代表豈果知

耕者乎雖然世以不耕為耕者多矣漁以釣耕買以籌耕
工以斧耕醫以鍼砭耕卜以蓍筮耕兵者以弓刀耕晉者
以韋犢耕伶者以絲莞耕游說者以頰舌耕浮屠氏以梵
唄耕老子氏以步虛耕神仙方士以丹田耕高至於公卿
大夫以禮樂文法耕雖不一其為不耕之耕則一也豈
止輔之擲也哉然余有語於輔曰爾擲之耕於田畟野
廡而已耳亦嘗耕於薦紳第一流人乎輔曰輔幾茲漢序
烏知第一流人乎萬一大人指教之余曰代有中秉鈞軸
外攬英俊納天下於太平之域者髮嘗一沐而三握之子
以吾言往拜其履進前擲以握其所三握者為余祝曰中
國有聖相越裳氏之雉其來矣輔再拜領言去

陶氏菊逸序

毗陵陶氏前朝文獻家也在宣和間有為翰林檢閱者其
危駕南渡其五世孫為澹園君某任常郡教授因家毗陵
國初以宋道老徵不起家延顧師竹山蔣公教子弟時石
田馬中丞公實從學其家與其孫靖為同窗友馬在南端
薦授之靖無仕官志乃法陶朱治生產饒於資禮賢養客
無所愛恠親故有急者調之死者棺槨之卿稱義士至是
四世同居一家千有餘指孝友雍睦人無間言兵興毗陵
陷其子澤與兄和者奉母孝徙居吳下知德迹於燒墨澤
亦托菊自號曰逸民司徒龍西公聞澤才行固起為參佐
不獲已應命未幾辭以歸更折節下帷讀祖父書家無戲

儲晏如也今東遊海上尋菊泉於谷洲訪余老圃更生及
傳延年者酌酒賦詩為樂別去索語以贈為敘名節而又
為賦詩菊逸之歌曰

菊之澹兮北門之秋菊之靖兮東里之丘菊之逸兮審夫去
留老圃國芳海之隈飲菊泉兮谷之洲徵斯人兮吾誰與傳

淮海處士壽家募資序

吾聞古不預撫墓後世有預撫者稱為達生若夫作長室
以燕客其中者范子敬也作壽藏以圖前哲與之相主賓
者趙臺卿也是則預撫墓為幽宅計者非達生之士能爾
雖然有達生而欲效范趙之為者力無及焉吾恐未先相
率為囊引錫埋之流也淮海處士錢子材先生以先陰為

百代之過客高且老矣而不以死為諱欲買不食之地豫
營壽藏非取資人不可也昔趙秋資人之不能葬者獲地
中餅金貴富之報處士受施於塚土之恩他日豈無結草
之報乎吾貧無以贈故贈此以為仁人義士之告庶相與
資之以成其達云

葉山人省親序

客有談金華葉山人之為差者謂曰山人方士也善公孫
娘舞器又曰山人方士也工鴻寶枕中又曰山人從衡士
也少年嘗挾策北走燕南走粵東西吳蜀也又曰山人義
俠士也張吳氏以偽爵屢要之屢不應惠粟帛及門轉以
散民之操乞瓢者有弟為兵所殺又掠其子山人伏幼要

於途而還之此客之議其差不得名其為人也一日服道
來謁東維先生於草玄閣次自陳其幼從許先生門人遊
長又獲登侍讀黃先生門遭時喪亂家窶慈母逝嚴親且
老出山謀祿養而祿不可苟奸今五十其齒矣將歸故山
無以見其親奈何奈何幸先生賜一言為其終身教于怪
其人生許黃之鄉承師友講習之素不為無學者顧乃從
焉無歸如弱喪者吁亡羊者多岐亡術者多學宜子之書
矧弗成更隍兩廢而徒取羞者之議也吁壯士者傷秋者
子者愛日傷秋已往愛日方來之其亟歸庭前風木富有
曾子之所侍者堂上菽水獨無子路之為懼者乎子其亟
歸勿復孟浪蹈羞人之議也子居與金華為隣邑異日間

烏傷山中有養老廬名鹿 天庭之聘移孝作忠為大明
名臣吾有望於山人山人以吾言勉之

送琴生李希敏序

先生作樂必有以動物而後有以協治也其本在合天下
之情之合：而陰陽之和應陰陽之和應天下其有不治
乎有虞氏之鼓琴之南風為之解愠而阜則師曠氏之作
清角也玄鶴為之長鳴而迅舞聲之動物捷矣至下鴻漸
杜氏之奏羯鼓也猿鳥犬羊亦為之躑躅如其疾徐之節
則其聰靈以為人而有聞樂不動者乎不然則其聲之感
人者未至也余來吳中始獲聽泗水楊氏伯振之琴於無
言僧舍余為之三嘆不足至於手舞足蹈歸而求之尚覺

余人之流通也吁亦至矣哉以予之有感於一日之琴者
如此則知先主協治之音動於物之捷也不誣矣後之以
琴過我者然慮百數而未見有楊氏之至也晚得李氏希
敏氏庶幾其近之生自喜其工之至有獲予賞識也持卷
來求言遂為書先生協治之感者語之抑聞先生之教琴
必配琴以知陰陽也禮稱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詩曰如鼓
瑟琴又曰琴瑟在御知古之琴未嘗獨御也蓋琴統陽瑟
統陰伯牙氏聲琴而林狐巴山鼓琴而魚出聽魚陰
物為陽物也陰陽各從其類應琴瑟既而後陰陽和陽不
可獨而無佐也今之士以琴自命者多而未以瑟鳴者
吾將與子求海上師以學為庶不畔詩禮教而先主協治
之音其或可以見也歟

送墨生沈裕序

墨玄造之以色也藏於晦而暴於久者莫尚於玄而墨玄
之用也然藝于是者有二拙焉二者玄之用也愈久而愈
通拙者反是此墨之藝有絕稱於世也其犀利可削本其
清勁可入水火而不化天下傳為寶而賞鑒者隔物手之
而可以知其為天下之精絕也吁藝于墨者其可以妄庸
之工得之乎三衢沈生裕自其大父東臯子代為墨以絕
藝繼古聞人之稱故俗所傳若有心法之秘者非人之所
能識也季氏又子墨近來為貴至久而後黃金可得季氏
父子墨不可得東臯之墨已不可得而欲所博欲以目前

賤之也豈為知墨者哉裕以所製蒼璧贈我且乞一言以發之故為道其傳之遠二之絕者使人知裕不可以目前賤之其遊京師也且俾持余說見於同鄉黃集賢同年趙禮部則沈氏之墨不俟久而貴也必矣至正八年春二月序

贈筆史陸穎貴序

韓子為筆作穎傳穎莫貴中山之毫漢制天子筆皆用兔蒙恬以鹿毛為杜羊毛為被歐易通以狸毛為主覆以兔毫則知穎：獨貴於兔也宣刑諸葛氏傳筆有二等高貴者柳公權求而與之又語其子以學士能書當留此筆不爾清退還未幾果退還即以常筆與之蓋高貴者非右軍不能用也石晉時有奇士夜縛佳筆曉出闔戶以竹筒銜

壁外人置錢其中佳筆躍出筆其筆床曰穎擅名于館閣諸公者久矣至其孫遂以穎貴名焉常以豐狐之毫或麝毛須製以遺我且曰已錄史錢心穎也予用之勁而有力圓而善任使舍其製而用它工則不可書矣故錢心之穎人罕得之而人亦不能用也其以穎自貴何以異於唐諸葛首身士哉予舍其穎之可貴而又能自貴不以輕信於人也故為序以贈使世之大手筆知其自負所貴非吾溢美之也至正甲辰夏五月朔序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

會稽錢厓楊維禎廉天著

序

高僧詩集序

三山雷隱禪師予以師友之者幾二十年其謝事歸隱于蓮峰也嘗以本朝詩僧之作委其選輯自端而下凡若干人時詩凡若干首持來徵序孔子論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通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以浮屠之教素倫理而宗空無其為書又務為宏闊勝大之言無有興觀羣怨之事鳥獸草木之情而何有於詩然有吳興沙門晝以來不以空無為師而以詩文命世者

代不乏絕錯以成章非徒移乎風雲月露而尤致君親之
慕其與吾魁人碩士往來倡和因時以悲喜隨事以比興
者風雅亦焉是其人雖墨也文則吾儒非墨而空無世之
大夫士招而歸諸同文之代不為異也昔歐陽子序祕演
之詩以為祕隱於浮屠與吾石曼卿隱於酒皆世之奇男
子也第未知嘗而選之士孰為今之奇男子吾笑矣於吾
曼卿之輩未能見隱於浮屠者或見之吾將與嘗從之遊

冷齋詩集序

曩余在錢唐湖上與句曲外史五峯老人輩詩推余詩為
錢雅詩雪隱震上人復原報上人傳余雅為方外別派繼
又得祁川行已方上人函雖少氣則盛才則宿也持所製

見余曰錢龍玉鸞二謠鑑然有金石聲余已奇之今年至
祁工上人出冷齋全集求余評內有和余古樂府題其辭
多警策余益奇之嘻可與震報同列吾派矣余觀上人之
才蓄天地藏而又採諸歷代之載籍者日積而不已而終
惜上人之才不用於邦國而用於山林與二休輩爭篇什
之上也雖然余聞太保劉公沙門出也大中忻公又以文
字禪動黼座一言一行皆有禪於世主吾儒流偉之上十
緝日想聲華曰大將簡知上所不得與二休輩較篇什工
拙而與二賢者相頡頏于九天之上也余有待焉上人勉
之以徵余言之不人妄也

雲廬集序

宋南渡後大天無文章乃得於高安上人圓至者方嚴陵
有是言也始予垢其言之自薄及取至文覽之則於江子
參寥輩誠有過之者其情辭有古作者法吾中國聖人與
西方聖人有合不合者二之則不是一之亦不然則必推
極初之母者言也善夫至之能文也至後未有接之踵者
閱七八十年而得江在外史新上人余老友劉海持聖虛
一編過我徵序言觀其情辭幾近至而論道亦似之其曰
佛以神道設教以輔國君治本使民從化不俟刑驅且贊
今天子以而天佛子為帝者師所以崇其治本者耳善
乎新之言佛道之返其初於母也其勉人必以問學思
辯以行其道而振其教則其文非穿空鑿幻務資口吻於

人我者也於是命筆胥錄其編凡若干首使與至文同梓
於肆云至正丙午夏五月朔日抱道道人書于雲鏡史藏室

竺隱集序

季代儒者談浮屠氏學十八元而未見浮屠談吾儒者自
晉慧琳推吾白學貶裁其本教逮唐有衣冠外臣曰一行
宋有上天子書曰契嵩我朝有筠溪牧潛之集曰至林陵
蒲室之集曰忻厯千餘年董：四五人耳江左道上有
鏡曰竺隱余喜其吐露運旨未嘗有本教濶大不經之言
其雅頗近韓暢近歐而簡白近太史公求之浮屠文中駸
駸乎爭駕牧潛而於蒲室也殆將過之此余較其格裁而
言究其論道則其不合吾道者亦蓋寡矣道嘗以書來曰

吾子執文柄呼鐵史寸善必賞不在人求不善而受議亦
心服無憾故道亦不映之文不自知其合道與否印子一
言余自離亂棄官十餘年以舛商著作為事絕交于執要
而一時方外有文句近古亦收而錄之而况有文不畔吾
道追古作者如竺隱編者乎樂為援筆而引計首不辭

一漚集序

雲間釋訓師受業郡之普照寺丞事天竺如庵真公玉岡
潤公入徑山得直指於元史端：游謁大士鷹窠僧迦誰
泗尋一有於毗陵姑胥末參獅林天如子今歸老故山之
化城築別室為燕休所自命曰漚隱錄其平日詩偈題曰
一漚草者凡十卷求余一言傳諸其人且曰為人贈灸者

元史派外有吾錄雅派焉晚年詩律益嚴礮唱余和汝者
與吾門八駿爭後先吾聞東山空法師有詩人陳黃派後
自以為齊己曾休不得祖師圖者許累之也從而自諱焉
余亦曰師有伽陀妙天下又何必詩：又何派自某某而
觀之感化齊物傷今吊古背漚之醍醐甘露探其學則讀
吾輩書多於貝葉鈔故其托物比興者吾風人之情而觸
物怡身者其內典之教也姑舍勿論吾與師論漚旨漚之
生何生滅何滅余嘗讀師海月祖象謂月之景光在月乎
在海乎海月不在海而海且何在乎知海月之無在不在
別知漚之在矣師起謝曰吾之漚可一而萬：而一矣遂
書為序使人知師之上祖師圖者固自有在

三境圖論序

余讀經子九流之書煊有未盡而身毒國之書鞮譯于不可諾者固有未暇杭之淨性寺主僧無為師觴余東塔院談出世法初聞其說婆內蘇迷盧外為七金水為四州東為弗菩提南為閻浮提西為瞿耶尼北為鬱單越地各袤數十萬由旬又曰持地山外為香山雪山寶山三山上有馬名阿耨達東北山水至積石山潛流地下為黃河之源以吾聖元幅員之廣西極河源東盡震旦窮步章水不能萬由旬而此日月世界不知在鬱單越耶閻浮提耶又曰日琉璃寶廣二年四百有餘里天子天民居之月宮水晶寶城其廣如日天后天女居之不知二千四百有餘墨宮城

之內誠有陰陽晝夜乎有則又孰為之日月乎又曰念振君性之原即命也人天性地獄性一念別爾彈指頃見三千二億百千念念成形有識以吾天命之性未嘗有地獄不知一念為人天為地獄可為性原乎又曰牆壁瓦礫其有佛性瓦礫又有念不乎又曰干物出後世却乃壞天地生滅在菩薩一吹唾中未知菩薩之力有吹而成孰與不唾不滅使之為無生滅耶而又使之不能不滅於十二萬斯之後何也余時未辨所言耶嘿別去明日師殷謁余却次出所著三境圖論其論所演不出所言者其圖又曰因境生象因象生見生想生道余為披圖誦書蓋有不得其續師且過索余言為引重余孔子徒也言不相

謀得非云者有非其徒所能決回必將決于言不相謀者
邦夫苟合卦體於入佛之道者易之罪人也故余為錄其
言以啟折中者引于焉之端非苟合也抑余聞中土三寶
有象四十二有章實身迦景摩騰竺法蘭始今三境有章
又自師始也貪佛者欲不爭傳競習而得乎吁使三境者
誠灼不誣其因諸法度羣想出大允而優入乎四聖之
域者當无勝矣則是書非台祖之宗子外道之金城四十
二章之羽翼驂乘歟師名並學自辨無為子台盤石人脫
白于杭之芝阜受天台者乎知先今生淨性寺云

瑞竹圖卷序

竹見于易於書于詩於周禮易言卦象書言地宜詩比德

君子禮述器於樂也而未聞以瑞言者然竹心虛、故靈
故與人心往、有感應之機娥皇女英哭舜於三湘之野
而湘江為之斑然漢文帝考於母而子母荀生白虎殿唐
隴西地饑而竹為結穀米如實民賴以活者百萬數蓋湘
野之文義所感白虎之萌義所感隴西之實仁所感竹之
靈若此謂非瑞應可乎雲間心海上人植竹於庭而有產
雙莖竝幹者雙莖竝幹不常得于有竹之所則歸之海瑞
應亦可也或曰心海為沙門之民不染于物者為有所謂
仁義孝節之所感乎予曰人情物狀世容有偽惟天出之
物不可以偽參也則不可以為動物于天出者其必有以
也夫其徒虛碧瓦為繪竹形求予言以記不朽上人高

德余未知而信其動物者故為志之且使其徒之物我之
相感應於理者不可以離而去也至正十年十二月朔旦
序

毛隱上人序

客有沙門以金錫杖荷青襪索謁余雲間吹舍者問其出
吳興儒氏子也問其業縛筆也余怪縛筆非沙門事則曰
余祖稱業余弗忘其先也且自矜生而穎悟六歲善讀書
史日記萬餘言長而善草隸詩書誦于父命為浮屠而但
浮屠推以習歌吹擊鏡考鼓利人死卷為事無所用吾善
書記者遂服先業自號毛隱蓋將附穎而逃吾浮屠氏之
恥也且可扶以見世之賢人君子如閣老青城先生尚友

見之而喜余之為且貽余以詩今幸願見夫子也竊嘗誦
夫子三史統辨數千言至今日不忘余覆其流誦沛然若
大江之奔決無少硬也于是其其人曰人生之初受鬼于
陰鬼感者多善記昌黎伯稱毛穎善記亦豈非以其明昧
之裔弄月合太陰之精受魄為尤甚故爾耶上人以毛隱
自號非徒祖欲穎高而又將傳穎心至於博覽洽記述為
文章資世之賢人君子以文明昌天下乎不然何舍于浮
屠事而復其先業于僕。走文章家之門乎若是則工人
之志有所繫而未信可知已用上人之伎者毋徒用於字
書官府市井貨泉之註記釋老巫覡之書鈔而已也抑昌
黎言毛穎有時而充不任事遂以詩老退且有中書不中

之議吾將還子顛毛返子儒衣冠萬一劉諸鴻生碩士聽
受指畫俾免冠之際毋得以老退議子以為何如工人遊
席載操曰夫子倘有意佛試我、將加巾冠戴筆以從至
正九年十二月敘

自跋曰余為此文后主人者遂幡然為賈浪仙故事言
之不可已也如此儒之才日衰折而入浮屠家如毛隱
者多矣僅送用上人西游序

送用上人西游序

金僊氏之教上為坐次為遊下為誦習也滅去運息歸于
禪空坐而得之聞觸知覺會于真原游而得之誦習者一
出一入之學耳然其游也不趨乎靈山勝水之聚求即夫

大浮屠之神者耳目其聲光則亦僕、與販丁役卒等爾四
明用上人蓋有志乎浮屠氏之游天台廬阜羅浮南嶽蓋
嘗徧歷焉將自虎丘建金陵馭致乎五臺之山其徒自妙
聲而下凡十餘人贈之言而去又持其卷來請于一言蓋
上人由吾儒而學浮屠以為浮屠濶大之言以誘愚非以
誘賢也故又非忘于吾儒之教蓋吾儒亦有遊矣孔子載
環天下太史公歷覽天下之名山大川孔子不游無以成
春秋太史不游無以成史記吾嘗見浮屠氏之文史矣擴
詩外學輔諸內典者曰橘洲曰石門吾誦之于之大抵得
諸游耳工人之學得諸游他日東歸有所見于語言文字
足以繼石門橘洲者不屬之上人誰屬乎不然僕、乎與

歿丁役卒等者固汝教之所無取也上人尚以于言勉之
送照上人東歸序

四明山水與天台並秀說者以比海之方丈蓬萊則其鍾
為人物宜有清明俊傑者出以應時需也 國家開鄉選
法已三十餘年而破送之荒者僅丈嗣孫氏程端學氏而
來者無繼焉豈其人好隱逃浮屠而去者不少耶以余交
淳屠南北之秀兄數十人而明亦寥寥無聞耶媿始得
江思師繼得昭師覺元才之難也可知已照且不以才自
止從游於吾門稱方外弟子連日在記書數千言屬詩文
若干首故自課以為常故其行修業進今日與昨日之
不若矣也獨惜其學成終歸無所於用不得應吾盛時賢

良之選以接史程氏之燭君子不獨為明之才難惜也秋
高東歸來別日照也有母為久不覲心感焉矧先生為
倫紀之教敢辭而歸于益歎照之性近於道而才足與有
為也使照還鬢髮加冠巾有祿位民上其不為吾倫紀之
教以行先王之政者幾希以明得才之難而僅得如照者
又逃於浮屠而未知其返也故三其去余甚惜之而申以
告之

送象九叔公住持南湖序

予嘗論浮屠之教足以裨闔宇宙玩弄人世歆艷王公大
人遂以法門位吾孔子之次非徒以閑澗不經之文亦其
徒有異比丘至靈甚睿人仰之若古神明者得之 皇帝

既定南京奄有朔服以天下版籍不日浮屠氏脫兵而遺者十不一二微賤勤力疲于工農夫斃版築于萬計已而高望鴻德者亦化顯神於不可蹤跡之中天子聞之為之動色太史氏錄其人使有所考重送精選關梨立大壇場設人天佛事主以天界大龍象教門帖仆而一日起立吁是孰使之然哉南湖在秀當兵車使驛之衝兵燹後宮殿湧堂已入焦土其徒縮以瘞蓋僅如逆旅舍住山者代難其人矣象元帥由杭之大各輟以陞茲座吾聞其人於元叟雪因古鼎之間已久顧今齒愈夙才愈老道愈神其於秀主勝地起廢補缺完而大之使文布述粲然如承平時是不難者至其妙通其知大識一言一動

有以上贊

大明之化靈跡異迹照著一時俾王公大夫仰之為古神明如前所稱則其教也當與吾孔子之教相表裏西方聖人之道誰得而廢之吾以勉象元而還以自勉青龍集戊申冬十一月廿有一日序

送蘭仁二上人歸三竺序

余在富春時得山中兩生曰蘭曰仁天質機穎皆有用世才授之以春秋經史學兵興潛于釋來游雲間別余曰釋氏有衡台派由北齊悟龍樹三觀法以授南嶽南嶽以授智者智者因悟法花之祕于是約五時張八教總括摠括羣籍歸諸一宗復述止觀書教理既白觀行兼明以是傳

之章安章安傳之法花法花傳之天宮天宮傳之荆溪而其道大僧會昌之厄教陟七去吳越王求其書於海國得諸高麗觀師四明由之而中興三竺由之而弘演猶孔聖之道由河洛而大振由許李而大行儒釋盛衰實相倚伏今丁世變剝毀于兵經火劫厄甚會昌學者解散道籍漫然莫從稽止某輩將承故老由三竺始幸先生一言為指南余謂之曰文武之道具在方冊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汝佛之教亦也二子齒甚穉志甚宿學甚武能以宗乘與吾聖典合而為一以載諸行事以俟 昭代之太平吁汝乘不墮則吾道其亦興矣乎

送奎法師住持集慶寺詩序

天子即位之元年於浮屠氏之教既立僧者以上賦奔命京城者以萬計而露殍者三千餘人高德之寂而去者十有二人上命僧統曇師傳錄之餘道而得恩歸故山者十人而會稽方舟奎師由旌德新領天竺之大集慶住持事於是薦紳士及其同袍莫不謂法社之得人予聞主集慶者由采南峰佛光而下若元之無極宗周天岸諸公皆中大龍象而桂子山之蟾兔尚有光也今方舟踵其躅清標古韻之所及吾見桂子之山若增而高蟾兔之窟若闢而朗也於其行也書以贈之同盟之士歌以餞者係諸後云

送儀沙彌還山序

海內兵變三教之厄浮屠氏為甚壇塋資為烽燧幸存者
宿為戎舍沙門之桀至有易廬改服以從山臺野色毀去
幾與會昌之厄等其能卓然自立不忍償其法門者百無
一二大阿蘭若刀扶象教又以樞賦同疲編戶其暇披漏
身譚覺路越濁悟昏以為教乎驪峰余客富春舊游地也
方外友雪舟尊者月一招致至則為宿留旬浹而後去時
沙彌儀年甫十二三侍師左右應對進退一一中軌則余
山中所為文三過即能背誦去之十餘年驪峰兩罹兵燹
而雪舟亦隔世矣寺之椽日解散儀獨結茅為蓋守耳故
址而不去今來不遠四百里謁余雲間談山中往事恍如
雷比上夢竟三日告別索一言歸為山靈重吁浮屠氏遭

兵不改業又不自恃其法門如儀者能幾何人於其來也
不無感也其歸也不無望焉吾老未木尚及見驪峰宿草
復還舊觀吾復大書歲月出窟鍾以落之有日斯也儀勉
之耳同袍之曰仁曰蘭在雲間者當詩以繫吾卷

詩上人孝養序

韓子曰人有儒名而墨行墨名而儒行者可以與之游乎
曰揚子雲稱在門牆則退在夷狄則進蓋儒為而行墨者
退可也墨為而行儒者進可也浮屠文暢以慕吾道周游
天下必有請於縉紳先生之教故為韓子所進焉夫彼之
教以萬君親之倫而吾之道以有人倫為教今有人焉宗
浮屠之教而又一旦燔然自外其說以遂吾道君子臣父

之懿也又豈非君子之函乎乎琦上人吳之儒氏也自幼落髮為浮屠天平山中壯遊四明雪竇見石室禪師深器之俾識記室後浮游淮湘間以肆其輕世之志未幾丞相府以東上名宿所推俾主毗陵龍興禪寺留不期月思自惜曰出家以能脫俗而去使俗高而慕之以為不可及也奈之何又挂名官府罷送迎道路覆為俗所厭耶且余母孝矣即瓢然戒色筮尋先人舊廬於彭澤之工而先廬敝矣今將築屋一區以養其母而終其天年計未知所出首以其事告予蓋上人嘗以儒行為余友者也今又還天倫之懿職其孝於母以風連其儔輩吳人多孝親而義於成人之盛事聞上人之風其不有勇棄金粟如棄執鉢浮屠

以佞土木偶者吾不信也已上人出予言以往吾明年至義上將觀子之室矣如化成堂上之觀無恙且當為子奉豆觴為壽云至正八年秋七月序

抹樵氏註道德經序

道之不明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聖人載道於言未嘗不簡易著明白非不愚之極皆可得而白也故曰道若大路然老氏道與吾聖人之道本無二也引以為異者私知求之之過也于是乎有真無之論要非老氏之本也金人抹樵氏仲寬以吾聖人之學注老氏之書深諱儒者以虛無以絕滅禮樂以慘刻術數言老子而必欲其道體以同吾聖人蓋其讀老之見有獨至而自信者篤矣觀其十一

章首闢虛實之論與夫真無妙有之譏十三章深析賊生
既患之說二十二章極其至精於真實虛驗三十七章以
天下之事相生相代為理之必至五十三章為備論脩齊
治平之道八十章為應教至治之化以還淳返朴望於後
聖之怡于此見老氏之學非虛無之祖而老氏之道非機
謀術數者之所為也坦乎其言實訓詁諸家之所未見也
吾於逐感無極翁之論無即老子有生于無之旨而惜鵝
湖諸子之疑于無者未見抹樵氏之論也其高第弟子為
四明董自損嘗受師旨為同歸論今將板行其師所註老
氏經若干卷持其編來見予錢唐丐一言以引首予頗是
其說故為之序云至正六年冬有十月望序

送鄧煉師祈雨序

洪武二年夏旱松陵太守陳府公初下車首詣翟曇祠求
雨十日不降守怒欲焚曇象浮屠氏拜以免六月二十日壬
午移禱于鄧煉師法壇明日移壇公宇中自製心詞一章
告天曰下民六月之旱無伸所求上天三日之霖有感斯
應鄧為奏章上帝然後役五雷丁甲呼吸鬼物是日少玄
風從西北起迅霆一聲振屋瓦大雨如注一日雨二日雨
三日大雨足松民咸拱手相慶曰此府公方寸中雨而非
鄧之法力則亦無以成其誠感之速也守命屬吏於琮乞
一言於東維先生為鄧之勞先生為敘其事而又侈之以
歌曰

東海水枯沃焦神工無處尋天歌松陵太平守閩民若
疾呼鄰師誅寇賊禁跋妖役丁甲出元鼓風旗倒搜括
龍走白龍潭迅霆夜擊千將匣於手懸令不積薪將
軍不拜并墟煙一穗連丹誠三日甘霖雲萬頃君不見
漕家糧船星火急瓜州渡頭河水流蒼天蒼天不悔甌
海民盡作枯魚泣鄧師鬼工煩叱訶稻田粒三真珠多
松陵太守報新政和氣化作擊壤堯民歌

送鄉人韓道師歸會稽序

安易韓氏自宋魏公至今凡十世散處北南者代有賢子
孫如會稽道師致用父者其一也致用不特以世家稱于
人尤以好古博雅稱以清修敏學稱其燕處之室曰讀易

所蓄書有先秦之祕文有均嶧篆刻桐棺隸蹟有古器四
漢司馬埶谷諸名公手書帖畫代之故家而罕有入其室
者不問可知其為文獻故家子孫也求文獻之後如致用
之博雅之清修而又敏學不矜殆亦難其人已而致用不
用於世延為道士錢唐吾始甚惜之別去數年與朝易薛
公伯而張公為師友學益晉行益高道益大也重為之意
而畏焉顧視鄉之出而仕者離親戚棄坟墓將以大榮身
及家也小知世變者可畏名一掛牒書者如牒具籍錮而
禁可也放竄可也芥質而奴而族可也思一返其故鄉非
其君哀其老而憊之而溺於死乞與休告則法亡得而去
也今致用道遵於身心泰於世進退自如駕一葉舟絕江

而東也歸拜其鄉之父兄師友塗迎門候獲見風采者如
見神仙吁其得歸而求之乎故而逐之乎斧質孳族而傳
之乎於其歸也其不懽而慕之乎抑吾聞鄉之僻老人民
非者已過半而城郭之一新者亦非舊矣致用於風露之
夕馭鵲於小蓬閣上賦海嶠之詩得無有同聲而應過城
頭詰甲子詔時人以學仙而去者為我志之漆書者為何
人夢道士而飛鳴者又為何人至正十三年青龍集癸巳
七月七日老鄉客楊維禎在由馬之寄：莫寫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一

會稽鐵屋楊維



序

贈杜彥清序

余曩遊海上之小金山泊舟赤松溪上午夜月明如水聞
水東歌聲累：乎如貫珠已而又聞紫鸞聲卒起林杪如
雲端仙人挾笙鶴而去異而問其人則曰真定杜清氏之
轉喉引商徵之歌聞以湘竹之龍鳴也余明發開舟不及
識其人今年秋再遊海上道過赤松而清來相見為余作
慢辭古調及秦樓三弄遂出楮求一言以別音賈充在落
會夏統氏之客舟充以會稽之地間曲叩之統為歌大禹

時朝會之歌及伍胥小海之唱其音節慷慨激烈天風雲
雨為之響應又掀髯作一悲嘯沙塵煙起止之而後已也
吾後日舟還溪上約吾竹西老人當重叩爾土地間曲如
仲御氏之不忘其鄉者豈無龍山朝會為國授化之道音
乎竹西當為余協調于權抄之禮而發余鐵龍之不平者
夢寐以之

周月湖今樂府序

士大夫以今樂成鳴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庾吉甫楊淡齋
盧蘇齋豪華則有如馮海東滕王霄醞藉則有如貫酸齋
馬昂父其體裁各異而言高相宣皆可被於絃竹者也繼
起者不可枚舉往往泥文宋者失音節諧音節者虧文采

兼之者實難也夫詞曲本古詩之流既以樂府名編則宜
有風雅餘韻在焉苟專逐時變競俗饒不自知其流於街
談市諺之陋而不見天錦織繡疋之為懿也則亦何取於
今之樂府可被於絃竹者哉四明周月湖文安美成也公
之八葉孫也以詞家剩馥播於今日之樂章宜其於文采
節音兼濟而無遺恨也間嘗令學于吳毅輯而成帙薰香
楠艷不厭其多好事者又將續諸梓以廣其傳也不可無
一言以引之故為書其編首者如此至正七年十一月朔
序

李庸宮詞序

大庾詩人後評者取張籍王建而建之宮詞非籍可能也

宮掖之事豈外人所能道哉建雖有春坊才非其老璫宗
氏出入禁闥知史氏之所不知則亦不能顯美于是本朝
宮詞自石田公而次七處數十家詞之風格不下建者多
而求其善言史氏之所不知則寡矣東美李庸仲常為宮
詞四十首流布縉紳間不特風格似建間有史言氏之所
弗知如金合草芽胡僧扇鼓漢記琵琶輿隆巢笙內苑籍
田室蚤縵事是已蓋仲常以能詩客于館閣諸老者且十
有七年矣其更于徵政父長信得間見宮掖者亦熟矣然
則代之善為宮詞者豈直慎怨興象之似建為得哉觀是
詞者尚以是求之至正戊子八月甲午序

沈氏今樂府序

或問騷可以被絃乎曰騷詩之流詩可以絃則騷其不可
乎或於曰騷無古今而樂府有古今何也曰騷之下為樂
府則亦騷之今吳然樂府出於漢可以言古六朝而下皆
今矣又況今之今乎吁樂府曰今則樂府之去漢也遠矣
士之操觚于是者文墨水游耳其於聲文綴於君臣夫婦
仙釋氏之典故以驚人視聽使癡兒女知有古今美惡成
敗之觀態則出於關康氏傳奇之變或者以為治世之音
則辱國是矣吁關雎麟趾之化漸漬於聲樂者固若是其
短乎故曰今樂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媒邪正豪俊
鄙野則亦隨其人品而得之楊盧滕李馮貫馬白皆一代
詞伯而不能不游於是雖依比聲韻而其格乃確渾正大

有足傳者通年以來小葉俳輩類以今樂自鳴往二流於街談市語之陋有漁樵歎乃之不知者吾不知又十年二十年後其變為何如也吳興沈子厚氏通文史善為古詩歌賦亦遊於樂府記余數年前客太湖上賦錢龍引一章子厚速和余四章皆倣錢龍體飄然有變雲氣心已異之今年余以海漕事往吳興者閱日子厚時持酒肴與余今樂府至必命吳娃度腔引酒為吾壽論其格力有楊盧滕李馮貫馬白諸詞伯之風而其句字與小葉排輩街談市語之陋聞庾氏而有傳子厚氏其無傳吾不信也已書成快求一言以引重因而論次樂府之有古今為沈氏今樂府序至十二年夏四月十四日序

沈生樂府序

張右史嘗評賀方回樂府謂其肆口而成不待思慮雕琢又推其極至華如遊金張之堂治如攬鰲施之祛幽潔如屈史悲壯如蘇李具是四工夫豈可以肆口而成哉益肆口而成者情也具四工者才也情至而此習才子妙絕一世而文章鉅公不能擅其場者情之兩至也我朝樂府辭益簡調益嚴而勻益、流媚不陋自疎齋酸齋以後小山局於方黑割縱於圓局於方拘才之過也縱於圓過情之過也二者胥失之松江沈氏尚嘗從余相而士間聽於音律能吹余大小鐵龍作龍吟曲十二意遂遊華樂府積以成快求余一言重篇端披其映見其情發於成 才者亦

似矣生益造其詣以小山之拘者自通黑劉之怨者自構
生之樂府不美於賀才子者吾不信矣生讀書強記有誌
晉人帖而唐人畫樂府特其餘耳有求生之才者勿以是
掩之

瀟湘集序

余在吳下時與永嘉李孝先論古人意余曰梅一於酸鹽
一於鹹飲食鹽梅而味常得於酸鹹之外此古詩人意也
後之得意者惟古樂府而已耳孝先以余言為疑遂相與
唱和方樂府解好事者傳於海內館閣諸老以為李楊樂
府出而後始補元詩之缺奉定文風為之一變吁四十年
矣矣要來詞人又一變往：務工於語言而古意寔矣語

彌工意彌陋詩之去古彌遠吾不意得瀟湘集於四十年
後而有古詩人意也瀟湘為洗陽唐升氏字伯春自湖湘
流離越江漢歷閩嶠抵金陵過錢唐上會稽周流幾萬里
無居與食然不肯少敗事王侯竟知己顧容與於吟咏求
海知言以質其所能此升之見余草玄問也其詩多傷賢
人君子不得志而不肖者合於世也其樂府古風謠平易
不迫非有所記不著至憤頑嫉惡慷慨激烈者聞之足以
戒而言之無罪矣三百篇以大義見諷刺瀟湘詩人不合
於古風人者寡矣於是賞會之餘為之評點使覽者知我
朝之詩如瀟湘者亦可刻金石流管絃豈非吾儕遺老之
至望哉至正丙午三月望日序

苗人備急活人方序

醫其切於對證：莫切於對藥。投其對牛渡馬，勃癩狗之寶，能擅功于一時，不然黃金水銀鍾乳琅玕沉之沙，婆律之腦蛇之黃，中無益其貴也。徐姚醫學錄，苗君仲通論著備急活人方，會粹諸家所載，祖父所傳，江湖所聞，及親所經驗者，筆成一編。世有奇疾，醫經所不備，醫流所不識，獨得於神悟理會而著為奇中之方，此其難也。夫人不幸抱奇疾至，醫經不備，醫流不識，遂謂無藥可活，使病者待期以盡，不亦可悼也哉。妄庸者亂投藥餌，以探疾重，不幸速其斃，是醫殺之也。是書一出，備醫經之未備，識醫流之未識，使天下不幸抱奇疾有對疾之證，對證之藥，不重

不幸為妄庸醫之所殺，是不大可慶歎。昔甄權不著方書，其言曰：醫者意也不可以著書，權蓋以意得者自秘，非淑後之仁也。君推其獨得，喜與天下後世共其用心，廣狹何何如哉。錄諸梓而過徵，余序於是乎序。

杏林序

江陽許守中氏業醫已十數世，至守中名愈大，施愈廣。人以疾邀者，無分貴賤，會輒往，輒效而例不求，施鄙宋清之施藥受券為市醫，而切慕董杏林之為人。滋謝侯伯照常俸工畫者，圖杏林以為贈，而又求言于余。予惟杏自托吾聖人為壇，緇惟之林而六經之教始及天下，澤覃於萬世，無止噫杏之盛也。茂加此已，神仙者流如董奉氏亦

託杏為施成林于廬山五老之間其施雖隘杏之惠猶未
絕也其不愈於羯鼓催花驕兒婦人以造化五坊碎錦刺
修容於午橋之游衍者乎若托之卯金之帝有曰實大如
梨文亦如橘食其味者可以辟穀而上仙則吾未之信而
奉之杏也即嵩山之杏耳將無信乎嵩之杏以萬計其民
遇飢年皆賴杏為命而奉之以杏一器易穀一器以贖飢
者藉杏以為施仁亦至矣又何必神辟穀之杏乎吁此秦
技繪術也守中氏以其施為心而不藉狡繪以為神杏之
種多植寡吾曾不計而況計粟之易多易寡乎此其為仁
近吾聖人之仁而非狡繪之仁也使守中有計較心又何
愈於宋清乎守中聞余言而謝曰擴予仁者先生之教也

贈醫士莫仲仁序

滋之張涇有醫術道人名于士大夫者曰莫仲仁氏予來
滋未識其人仲仁有謁余扣其術莫能對顧相視一笑耳
從者曰仲仁氏病聾余怪擊若是何以聰于五聲之醫乎
易其人且疑其術異而隣有以其病台之即療若神者始
驚其術且又介馮生淵持弓謁文生為仲狀曰邑人某病
盡眾異醫莫療仲仁氏以峻劑吐蟲若干升生立愈又某
病寒逾九日譊口發狂陰且縮法死仲仁氏徐以常藥理
之而平又某病柴痢不食餘七日氣始絕仲仁氏投以湯
飲即內食飲而起又大官某氏病瘵醫眾爭進藥期勝仲
仁氏望之而走曰雖扁鵲不可醫已出門而甦論爾則仲

仁氏聾於心與目也桑君教扁鵲者以飲上池而使之視
其五臟若神鏡見膽耳故鵲兄弟三人皆善醫長兄神于
視色仲兄神於視家毛醫固不貴於聰聰而貴於明視也
諗矣余聞古至人者有明而不視聰而不聞蓋養明于不
視而無不視蓋養聰于不聞而無不聞若仲仁之聾其養
聰者非與不然聾者視明聾者聰聰純一利原用師十倍
仲仁氏聾於耳宜其聰于心與目者非妄痛師之可及也
今之妄痛師者有推而為國師衣繡驅良從者後先以出
入於王公貴人之門遇疾則雜投藥石以希倖中一輒綴
美譚於文章家以登載其能不中不以咎之也若是者曷
可算勝而仲仁氏復以病聾見道於野是哉初融於鷓之
有二日拜手書

無聲詩意序

追載逸蹟於駭之伏者也其來余言與天衣繡驅良飾繆
陋以綴美譚者異故于樂界之以言至正庚寅春王三月
有二日拜手書

雲間陶叔彬氏有畫快題曰無聲詩意皆錄代之名之也
請予文序其端東坡以詩為有聲畫為無聲詩蓋詩者
心聲畫者心畫二者同體也細山川草木之秀描寫于有
聲者非畫乎覽山川草木之秀敘述於無聲者非詩乎故
能詩者必知畫而能畫者多知詩由其道無二致也叔彬
名畫以詩意不惟知畫其知詩矣詩之契至宋末而極我
朝詩人往造盛唐之選不極乎晉魏漢楚不止也畫亦

然吁此豈人性之有異哉世運否泰之異耳第未知叔彬所蓄之畫繇宋而唐者幾何繇唐而晉魏者又幾何求之勒而藏之夥他日使余見之其畫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也尚有以卜余詢之不誣人哉是為序

圖繪寶鑑序

雲間義門夏氏孫名文彥字士良集歷代圖繪寶鑑凡若干卷由史皇封膜而下訖于有元凡若干人其詳博補郭若虛之所遺其用亦勤特矣其子大有精其編謂予草玄剛曰郵橋有古其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為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先生海內智文人與歐陽文忠東坡山谷後山宛丘淮海日岩漫仕龍珉諸公等聲價

敢乞一言標其端予曰書盛於晉畫盛於唐宋書與畫一耳士大夫工畫者必工書其畫法即書法所在然則畫豈可以妄庸人得之乎宣和中建五嶽觀大集天下畫史如進士科下題掄選應詔者至如百人然多不稱上旨則知畫之積習雖有譜格而神妙之品出于天質者殆不可以譜格而得也故畫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論侯王貴戚軒冕才賢山林道釋世胄女婦苟有天質超凡入聖即可冠當代而名後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模擬雖入譜格而自家所得於心傳神領者則蔑矣故論畫之高下者有傳形有傳神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如畫猫者張壁而絕鼠大士者渡海而滅風翔聖真武者叩之而響應寫人真者

即能奪其精神者此者豈非氣韻生動機奪造化者乎吾
顧未知寶鑑中事模擬而得者亦士良亦能辨之否乎
雖然梁武作歷代書評米元章作續平非神識高者不能
吾欲作歷代畫評以繼蕭米士良父子當有以贊予之品
藻也而吾所屬大有圖畫紀錄則當亟成以繼寶鑑云是
為序

送寫神葉清友序

古今稱傳神者晉之顧長康氏長康寫照非徒得人之形
似而併以其情性精爽者得之此古今之妙稱也其寫裴
叔則頰上益以三毛而裴之神明見寫謝幼輿置之岩石
之裏而謝之情性知傳神而不得其精爽情性徒求規

之形似其去土木之偶奚遠哉天台葉清友昏其父可觀
親京師嘗寫天顏被命為提舉荒濠監清友紹其家傳
嘗為予寫鹿冠吹笛之象于五湖之間談者謂非徒得予
形骨而又得予神明不在長康氏之下也予嘗論傳神如
長康氏可謂絕古今之妙矣抑律之在古殷之畫工則長
康氏又有所不能也高宗夢賢於野俾畫工於象求之得
諸傳說惟肖說以夢交於畫工也吾不知畫工何以而得
肖于君之象也畫工之神蓋有陰歛造化之妙者矣
聖天子方寤寐求賢版築之下亦有其人或俾圖像乎試
以畫工之神於商者神于今也長康氏之稱妙者又何足
為清友道哉

送周仙客談祿命序

予嘗於談祿命者為之言曰德勝命者昌命勝德者亡推祿以命孰愈推祿以德因舉古德二事五代王延政守建遣一部將報事軍前後期當斬歸詔其妻連氏連氏急遣逃之且資之金部將潛投江南李主隸查文徽麾下徵政延政部將領師城業陷下令曰有能全連氏一門者賞連氏急告曰將軍不活建氏妾請先死誓不獨生部將為之戢兵全城不殺至今連氏為建大族世食祿位官至卿相宋王方贄上遣均兩浙田稅錢氏時毒歛敵至三斗贄陡減二斗使還上責陡減田額贄對曰敵賦一十此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為王氏豈宜務循為國與政上喜可其奏至

今浙田著先令贄之遺澤也官驟升右司諫至京東轉運鹽使生五丈夫子舉準軍準子珪官至宰相夫呂一將婦一稅使存心仁厚其福身福家且軍具子孫之慶者如此今食祿貴人任人家國事不肯出一言立一政呂利天下惟務全身保妻子以為福身能事而身或有不全妻子或中走其門者無虛日仙客談祿必先警其更宜維古德事以啟之如連二氏之福身福家以覃其慶于子孫者仙客之術將有古君子之教也故疏以告之

送楊懋昭占數序

自星命之學代神著而易之數荒矣天地之大不逃乎數而况於萬物乎天地有定數則寒乘除有定算書曰先其

算命書逸今之數家有算術而可以推步人之吉凶悔吝亦神著之余靈已乎西蜀楊懋昭算數以決人事人推為神算非其算過於著蔡者乎吾觀世之術數亦衆矣必據人之生年月日時否必傳聲傳字畫而後數可依也懋昭不然占人意於冥支默接之中而數生焉數生而卦象出焉卦象出而易之由灼見丁休咎之應吁亦神矣故曰算過于著蔡而知大易前民之用者未忘也雖然卦爻數也有理焉理制于數而理之順亦足以役數嚴遵以易占人而必依數言理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蓋約數以理也邵告以陰德延齡首禹以守節愈疾非理之顯者足以役數乎懋昭言人以數盡亦參之以理庶先天後天之道備而易之教行矣懋昭題余言書其說以去

送何心傳序

世之非相地者曰古之葬者授地于百司無相地之術也昔之聖人仰觀俯察求利於吾人至於農獵之賤無不推其利害以詔於人使相地之術果信其何教不在農獵後也余嘗緝之曰卜其兆成以為藏者安不可無也卜其脉絡形勝以為生者貧賤富貴壽夭賢昏之辨則未必有也詩云既景乃岡相其陰陽則岡之陰陽亦有係于相字之便不使者詩云卜澗水東澗水西惟維食則之東西亦係于遷邑之利不利也已然擇丈尺之定以覲福于百年之壽晉使人之愚子孫藏其祖考十年五年不即土者則孤

首相蒙之書之過也天台何心傳宋大學博士瓜隱先生
之孫也家有六宜樓以延海內之名師傅講習之餘有傳
其師五平山人相地之術將挾是以遊京師求余一言以
自傲余謂京師有公劉之相守姬且之遷邑子之術亦有
應於詩書者不乎不然以孤首指蒙之書占一坏之王以
虛喝既利以售其術於人之愚子孫吾固來之乎也五平
之師之曰悟流峙之法以闢河洛之祕藏探動靜之機以
識乾坤之妙用此陰陽者流之上行也心傳有傳于此則
吾之所未子者其知免矣夫至正八年九月十日序

贈相士孫德昭序

戰國以來聖父之道不行士之急功利者變而為遊說為
滑稽為刑名然以三寸舌黃鼓天下之向背者則異甚於
從衡押闔之術也漢有天下風俗稍一被從衡押闔者知
其伎之窮則又轉時為談天相人之術敢君誤世者往々
有焉而明昭程史亦不少也唐以後習相人術者益紛々
焉按是以為食則其售于人者急而罔於人者宜無所不
至揣摩臆度言與其術自兵而有弗計也嘻以相求相者
將有利于己之富貴慶祥以相々人尤將有利于人之富
貴慶祥耳故相人者言慶言祥則求相者喜言妖言禍則
求相者怒相人者將以為利也又安得言妖言禍以犯人
之怒而絕己之利哉毋怪其揣摩臆度之說與其術自兵
而有所弗計也雲間孫德昭氏於金陵山中得異人相術

其授受不苟其談相于人也善則云善惡則云惡善不善也由乎人利不利也由乎天而吾所首之術不明由人由天者有所改也所謂士之仰不愧俯不怍者歟相術而有人若是蓋亦近乎道以君子之論有所不惜也因其乞言遂書以為序至正九年夏五月十四日

送陳生彥高序

藝必貴乎積而後化而後神師曠氏之鼓琴也奏清微而玄鳥集奏清角而風雲粹變者非其精而化而神之如若是歟君子論古樂之人而動物者必曰琴而箏篋箏篋有所不預焉於乎大雅之音無聞也則知今之樂有精而化而神如師曠氏之琴也獨不動物乎松陵陳生

彥高博學多才菴尤邃于音律余嘗於三泖水雲之區聽其鼓十三絃之操作商聲調林顛激發轉徽音而魚龍悲嘯緣情而鼓欲樂則樂欲悲則悲故喜者或墮淚戚者或起舞所謂菴之動物者非歟余聞昔謝仁祖喜箏歌秋風一詞而受遇於桓溫丞引歸府生嘗東游甌越達官貴人有以溫之引仁祖者引生矣今且給事漕府將有祿位於民上矣吁非其菴之動物而遇於人者至是乎吁一菴之精尚耳而况菴之高於生者乎因其請言故為菴說以其生之遇而歎儒人遇有不如生者非菴之罪也菴之精而至於神者未至於生也至正庚寅三月十五日序

朱明優戲序

百戲有魚龍角觝高絙鳳皇都盧尋幢戲車走丸吞刀吐
火扛鼎象人怪獸舍利潑寒蘇木等伎而皆不如俳優侏
儒之戲或有關於諷諫而非徒為一時耳目之玩也窟礪
家起於偃師獻穆王之伎漢戶牖侯祖之以解平城之
圍運機關舞埤間闋文以為生人後翻為信者戲具其引
歌舞亦不過借吻角必啣聲未有引以人音至於嬉笑怒
罵備五方之音演為諧諢嚙而成劇者也玉峰朱明氏
世習窟礪家其大父應俳首駕前明手益機警而辨舌歌
喉又悉與手應一談一笑真若出於偶人肝肺間觀者驚
之若神松帥韓侯宴余偃武堂明供羣木偶為尉遲平寇
子卿還朝於降臣民辟之際不無諷諫所係而誠非苟為
一時耳目玩者也韓侯既賚以金諸客各贈之詩而侯又
為之乞吾言以重厥伎於是手書以遺之時至正二十六
年三月二十有三日

優戲錄序

侏儒奇偉之戲出於古志國之君春秋之世陵轢大諸侯
後代離析文義至侮聖人之言為劇益在誅絕之法而太
史公為滑稽者作傳取其謹言微中則感世道者深矣錢
唐王暉某歷代之優辭有關於世道者曰楚國優孟而下
至金人玳瑁頭凡若干條太史公之旨其有鑒于中者乎
予聞仲尼論諫之義有五始曰諷諫終曰諷諫且曰吾從
者諷乎蓋一諷之效從容一言之中而龍逢比干不獲稱

良臣者之所不及也。親優之高于諷者如滾城瓦衣兩稅之類皆一言之微有回天倒日之力而勿煩乎素裾伏蒲之初也。則優戲之伎雖在誅絕而優諫之功豈可少乎。他如安金藏之剗腸中漸高之飲。鮑叔新磨之勉戮。痕今楊花之飛。易亂主于治。君子之論且有謂臺官不如伶官。至其錫教及於彌侯。解愁具死也。足以愧北面二君者。則憂世君子不能不喟於此矣。故吾於昭之編為敘之如此。使覽者不徒為軒渠一噓之助。則知暉之感太史氏之感也歟。至正六年秋七月序。

426
12
2

This page is a blank ledger with a grid of columns and rows. The grid is formed by faint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lines. The page is cream-colored and shows signs of age. There are two dark bands on the right edge, likely from a binding or folder.

